

正覺

電子報

正覺祖師堂

2007.07.02

41

大慧！有時說空、無相、無願、如、實際、法性、法身、涅槃、離自性、不生不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如是等句說如來藏已，如來應供等正覺，為斷愚夫畏無我句故，說離妄想無所有境界如來藏門。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 卷二

Bodhisattva Great-wisdom! I have sometimes preached the thus-come-store with words like emptiness, no-appearance, no-wish, suchness, reality, dharma-nature, dharma-body, nirvana, away-from-self-nature, neither-arising-nor-ceasing, inherent tranquility, and self-natured nirvana. Thereafter, 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fear of no-self of the fools, I—The Tathagata, The One Worthy of Offering, The One with Perfect Enlightenment—elaborate on the thus-come-store that is away-from-delusion and in the state of nothingness.

*The Lankavatara Sutra, Vol. 2*

由此緣故，一切學佛者，不論是南傳佛法或北傳佛法的二乘阿含解脫道修行者，或是北傳的大乘佛法修行者，都必須先確實理解五陰的內容，並瞭解五陰——特別是意識——不能去到後世，確實是生滅法，我見才有可能確實斷除。

《阿含正義》第二輯

Due to this reason, all Buddhist learners, whether they are the Theravada or Mahayana practitioners who focus on the Agama way of liberation, or the Mahayana practitioners who focus on Buddhahood, must truly understand the content of the five aggregates, and then realize the aggregates, especially the mind consciousness, can not go to the next life. These aggregates are indeed the dharmas that constantly arise and cease. Only through such understanding can they truly eliminate the self-view.

*The Correct Meanings of "The Agama Sutras", Vol. 2*

# 正覺電子報第41期

## 本期目錄

- ❁ 《鈍鳥與靈龜》（十六）----- 平實導師 1
- ❁ 《明心與眼見佛性》（一）----- 正光居士 23  
—— 駁慧廣〈蕭氏「眼見佛性」與「明心」之非〉文中謬說
- ❁ 《學佛的覺醒》（六）----- 正枝居士 56
- ❁ 《廣論之平議》（一）----- 正雄居士 71  
—— 宗喀巴《菩提道次第廣論》之平議
- ❁ 心不放逸真苦行 ----- 張淪寧 90
- ❁ 持戒—— 兄戒行貞淨不犯淫亂 --- 佛典故事選輯 93
- ❁ 般若信箱 ----- 97
- ❁ 佈告欄 -----109
- ❁ 正覺祖師堂參訪途徑-----119
- ❁ 請大家發心救護佛弟子 ----- 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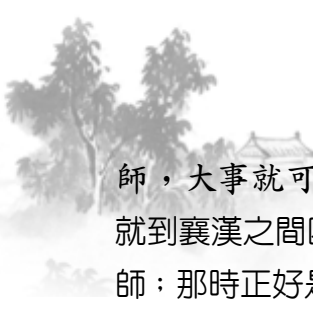




(連載十六)

文準禪師捨壽以後，大慧禪師就穿著草鞋長途跋涉，在路上行乞飲食，終於來到四川，歷經許多荊棘林和泥淖之苦，拜謁了被秦檜譖害罷黜的前宰相無盡居士張商英，請求張商英為師父文準禪師寫塔銘。張公的法道名聲很大，天下禪子沒有不知道他的；大慧禪師親登他的家門，為了師父的塔銘而奉承他的顏色、承接他的言辭，可是大慧禪師的口才其實是綽有餘裕的；張公和他說話以後，很稱譽他，就把他住的小庵命名為妙喜庵，又賜給他一個名號：曇晦。

大慧禪師求得張無盡居士給他師父的塔銘全文，又額外得到庵名題字以後，就回到寶峰山，辦完了湛堂文準師父的後事；然後又為了道業而去重新再見張無盡居士，從容的問說：「居士！您看我學的禪怎麼樣？」張公說：「你的禪已經超越一般人的格局了！」大慧禪師卻說道：「我宗杲其實還不曾肯定自己。」張無盡居士就說：「你可以去見四川的克勤禪



師，大事就可以決定了。」大慧禪師於是心中記著他的話，就到襄漢之間四處遊歷，不管自己的身體，只想訪求 克勤禪師；那時正好是大陽微禪師，在秘授曹洞宗旨之時，大慧就前往修學，盡得曹洞宗旨。

不久之後大慧禪師就遊歷到東都南京來，宣和六年，克勤圓悟禪師被皇帝下旨，與皇帝南下，他住到浙江天寧寺來了；大慧禪師聽到消息就自己慶喜說：「真是天賜我也！能夠見到這位老宿，我就不會辜負湛堂文準和張宰相指示我門路的好意了。」因此就前往天寧寺。等到聽聞 克勤圓悟禪師升堂宣說參禪的法要時，完全不同於往日在諸方大師處聽聞到的禪理，所以就傾心依附於 克勤禪師座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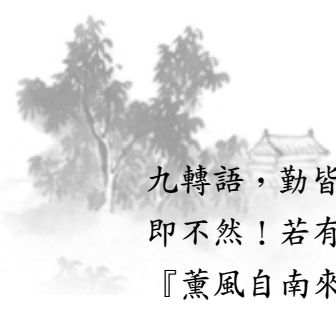
依止 克勤圓悟禪師而經過二個月時，有一天 圓悟禪師舉出一個公案：「有僧人請問雲門禪師：『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雲門答說：『在東山的水面上行走。』如果有人這麼問我，我天寧圓悟禪師就不這樣答，我只向他說：『和煦的微風從南方吹來，大殿與樓閣就感覺有微微的涼意了。』」大慧禪師於此開示之下，豁然頓悟了，圓悟禪師大喜，就把大慧禪師改為擇木堂的職務，每天以古今禪師開示的差別因緣，暗中再加以研鍊。

有一天，圓悟禪師請超然居士趙公吃飯；大慧禪師也參與飯局而在座中，參到忽然忘了舉起筷子，圓悟禪師看著大慧禪師而向超然居士說：「這個禪和子，參成黃楊木禪了！〔平實案：黃楊木在夏天生長迅速，但是到了冬天，就向內緊縮而變得很堅硬〕」大慧禪師既被 圓悟禪師所激勵，找了個說話的空檔，就請問

圓悟禪師說：「弟子聽說和尚您曾經請問五祖，那些請問禪理的言語，不知師父您還記得嗎？」圓悟禪師說：「我以前這樣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是什麼意思？』五祖回答說：『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我又問：『到了樹倒藤枯時又是什麼意思呢？』五祖說：『那就相隨來了呀！』」大慧禪師聽了，當下心中很開明的脫去意識境界了，對實相的所知所見就變得很玄妙了。圓悟禪師深深的印可他，就命他掌管書記室，掌管入室弟子記入宗譜之要事；又著《臨濟正宗記》賜給大慧，公開宣示大慧為入室弟子，方便他即將開始的分座說法，隨即又命他開始上座接納諸方來參學的禪和子們。由於這個緣故，大慧禪師就以首山竹篋的機鋒，因應諸方來學者根機而施設方便，種種機鋒就如電閃星飛一般，不容學人心中臆想猜測而說，禪宗叢林就都知道他的名號而大大的歸命他、看重他。右丞相呂舜徒，向皇帝上奏，皇帝隨即錫封大慧宗杲「佛日禪師」的名號。

另據《佛祖綱目卷三十七》別載說：

宗杲至京，館於太宰府第後菴中。甲辰九月，克勤有天寧之命，杲自慶曰：「此老實天賜我也。」遂預往天寧以待，乃自惟曰：「當以九夏為期。其禪若不異諸方，妄以余為是，我則造《無禪論》去也！枉費精神，蹉跎歲月，不若弘一經一論、把本修行，庶他生後世，不失為佛法中人。」遂贖《清涼疏鈔》一部，齋之天寧。及勤至，開法，杲日夕參扣。勤令看「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語，杲凡呈四十




九轉語，勤皆不肯。一日陞座，舉雲門語，云：「天寧即不然！若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但向他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杲聞豁然，去卻礙膺之物，遂白勤。勤曰：「也不易！你到這箇田地。可惜死了不能得活，不疑言句是爲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須知有這箇道理。」乃令杲居擇木堂，爲不齋務侍者。每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問之，杲纔開口，便道不是。經半載，忽問勤曰：「聞和尚當時曾問五祖這話，不知五祖道甚麼？」曰：「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祖曰：『相隨來也。』」杲乃抗聲曰：「我會也！」勤遂舉數淆訛因緣詰之，杲酬對無滯。勤曰：「今日方知吾不汝欺。」遂著《臨濟正宗記》付之曰：

臨濟正宗自馬師、黃檗，闡大機大用，脫羅籠，出窠臼；虎驟龍馳星飛電激，卷舒擒縱、皆據本分綿綿的的。到興化、風穴，唱愈高，機愈峻。西河弄師子，霜華奮金剛王，非深入闡奧，親受印記，皆莫知端倪。徒自名邈，只益戲論。大抵負沖天氣宇格外提持，不戰屈人兵，殺人不眨眼，尚未彷彿其趨向；況移星換斗、轉天輪、迴地軸耶？是故示三玄三要、四料簡、四主賓；金剛王寶劍，踞地師子，一喝不作一喝用；探竿影草，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許多落索，多少學家搏量注解；殊不知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弄將出來看底，只眨得眼，須是



他上流契證驗認。正按旁提，須還本分種草，豈假梯媒？只如寶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聖云：「你怎麼爲人，非獨瞎卻這僧眼，瞎卻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壽擲下拄杖，便歸方丈。興化見同參來，便喝；僧亦喝，化又喝，僧復喝；化云：「你看這瞎漢。」僧擬議，直打出法堂。侍者問：「有何相觸忤？」化云：「是他也有權、也有實。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遭，卻不會，似此瞎漢，不打更待何時？」看他本色宗風，迥然殊絕；不貴作略，只欽他眼正。要扶荷正宗，提持宗眼，須是透頂透底、徹骨徹髓、不涉廉纖、迥然獨脫，然後的的相承，可以起此大法幢，然此大法炬，繼他馬祖、百丈、首山、楊岐，不爲忝竊爾。

韃虜人南犯，侵佔了京城，想要把當時有名望的僧人十餘人帶回北方去，大慧禪師也一樣被挾持；正好韃虜人隨軍帶著一位他們極崇信的天竺密三藏，大慧禪師每日與密三藏議論法義，密三藏對大慧禪師特別的恭敬與信服。不久大慧就被韃虜人釋放而可以隨意居留或離去，大慧禪師就前往吳門虎丘；那時又聽說 克勤圓悟大師已經遷往雲居山住持佛法，大慧禪師想要前往省觀，路經金陵時，待制韓子蒼親遇大慧禪師，來與大慧禪師交談，他心裡非常歡喜大慧禪師，就以書信告訴樞密徐師川：「我方才遇見妙喜禪師，他的辯才與智慧超過一般的禪師，又能宣揚禪門諸師之事與業，度人哀哀不倦，真的是僧中所想望隨學的人啊！」大慧禪師終於來到雲居山，成為僧衆中的首座；他譏訶佛、祖，辯



才搏鬥之智慧完全沒有障礙， 圓悟老禪師有時也要讓一讓他的雄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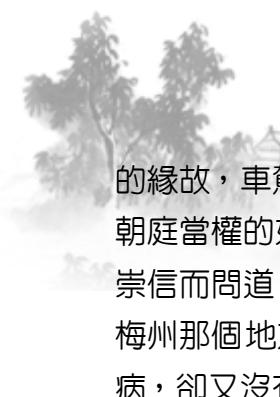
當時正好世間擾攘不安，大慧禪師就又進入雲居山的西邊，在破敗的古雲門寺的石基上搭建了一個草庵，所以就因此又名為雲峰。這樣前後經過了二十年之久，大慧禪師又避居到湖、湘等地，又轉到仰山居住，因此而認識了竹庵的珪禪師；後來又與竹庵珪禪師一同回到雲門古寺草庵同住，那時寫了頌古百餘篇。時間久了，他又遊行到七閩，住在海邊小島上。大慧禪師當時憐憫諸方學者困於默照禪，始終悟不了，就寫了《辯邪正說》一文，用來補救默照禪的流弊。泉南給事江公，創庵於小溪，延請大慧禪師去居住，出家與在家的學禪人聽到這個消息，凡是篤信禪道的人都前來參學；不到半年，悟入般若實相的人已有數十人，鼎需、思岳、彌光、道謙、遵璞、悟本等人都在這些數目裡面。

有一天，參政李漢老，面聞大慧禪師舉說「庭前柏樹子」的開示，有了省悟處，大慧禪師也就印可了他；後來李漢老的疾病好了，曾作一首讚歎大慧的偈，寄給彌光禪師，偈中有「深將法力荷雲門」之句。大慧禪師平時安居自樂，絕無出世當大禪師之意圖；他的師父 克勤圓悟禪師在四川聽到這個消息，就吩咐丞相張德遠說：「宗杲首座若不出來世間弘揚宗門正法，世間就沒有人能支持臨濟法道於不墜。」丞相張公隨即還朝稟告皇帝，剛好徑山沒有大悟的禪師住持法席，聽到消息就一心想獲得大慧禪師前去住持；大慧禪師接到皇帝的詔令，就振奮精神起程赴任，所以就先開法于臨安府治下的徑山

道場，提唱圓悟禪師的法道。有一天說法完畢時，侍郎馮濟川問道：「大師曾經說『不想作禪師來與眾生廝混』，今天為什麼又當起禪師來了？這豈不是您的敗闕？」大慧禪師回答說：「整個大地都是我宗杲上座，你又如何看得見我？」侍郎無語回答。

後來住於徑山時，四方有智慧的出家人，就像塵土聚集一般的紛紛來到徑山依止，人數多到一千七百人；大慧禪師並沒有因為人多就作許多的約束，都是由他們自律；這些人來依止以後而發明心地獲得己見的事情，是常常發生的。大慧禪師住於徑山上堂問答（原註：都記在本錄中）的時節，他原來出家掛單依止的惠雲院衆僧，忘了當年異人丁生的預記，就毀壞了原來所造的釋迦牟尼佛舊像而另造新像，這是紹興辛酉年夏季五月的事；大慧禪師正好就在那個月，被奸臣秦檜羅織罪名，只因為大慧禪師與忠臣張子韶親近相善，所以就奏請皇帝把大慧禪師編入罪犯名冊中，流徙到偏遠的衡州去；衡州的廖通直李繹，為他結了一個茅屋在花圃之中，讓他居住。當時大慧禪師既然是皇帝文書所列管的罪犯，所以就不與大眾同住教禪；雖然也有聞風而來的人，大慧總是教他們散居各處，以免又被奸臣知道而再度加害衆人。

後來等到芍藥花開於福伊山時，才允許他接受前來求證法道的人們，那時情勢所逼，所以他的門庭就更加的高峻了。那時他就藉著讚歎已過世禪師大德們的證悟機緣，有時為大眾作了許多的公案拈提；後來分編為三章，就稱之為《正法眼藏》。在此之前，參政李大發，當時住在鐔津，翰林汪彥章因為稅務




的緣故，車駕來到零陵時，曾經幾次以書信問道於大慧禪師；朝廷當權的奸臣們，因為看見大慧禪師被貶之後卻仍然被衆人崇信而問道，心裡很不喜悅，就又把大慧禪師遷移到梅州去。梅州那個地方是很荒涼偏僻而又溼熱的蠻瘴之處，很容易生病，卻又沒有具足治病的藥物；在這期間，跟隨他去到梅州的學人共有百餘人，雖然大家糧食短缺，卻仍然跟隨著學法；這樣子經過六年，染病而死者超過一半；大慧禪師則是依止於道，所以不掛念生死而處之怡然；也因為這個緣故，所以當地居民都心向著他而被他度化，甚至於有些人描繪大慧禪師的像，凡是有飲食時，必定先供祀大慧禪師以後才食用，這種事情也是有的。

到了乙亥年的冬天，大慧禪師才被皇帝放還而得以北行。第二年春天，又恢復他的僧籍、僧衣；不久又接到朝廷的命令，改住明州的育王山寺院。隔年又有皇旨，令他改住徑山名寺，天下未破參的老宿與僧人們又再度聚集，如同未離開徑山時一樣。當時，孝宗皇帝尚在潛藩，尚未登基，聽聞到大慧禪師的大名，派遣了宮內的都監來到徑山請問佛法的大意；大慧禪師因此而陞堂說法，他作了一首偈說：「豁開了腦門上的法眼，照徹了大千世界；既然是佛法中之聖王，當然是於佛法得到大自在的。」唸了這首偈以後，就又作了一頌獻給太子說：「大根大器大力量，荷擔大事不尋常；一毛頭上通消息，遍界明明不覆藏。」當時的太子，現今的皇上一直嘉美這一首偈與頌。

後來當今皇上登基而建邸，又派遣宮內知客入山供養五百

應真（供養五百阿羅漢），請求大慧禪師說法，新皇帝宋孝宗又親書「妙喜庵」大字，并製了一首贊，寵惠大慧禪師，寄來的贊是這麼說的：「生滅不滅，常住不住；圓覺空明，隨物現處。」大慧禪師陞堂時，有一首偈這麼說：「十方法界至人口，法界所有即其舌；只憑此口與舌頭，祝吾君壽無間歇。億萬斯年注福源，如海滉漾永不竭；師子窟內產狻猊，鸞鷲定出丹山穴。爲瑞爲祥遍九域，草木昆蟲盡歡悅。稽首不可思議事，喻若眾星拱明月；故今宣暢妙伽陀，第一義中真實說。」（《大慧普覺禪師再住徑山能仁禪院語錄》卷六 文白、不譯，以免失去偈之原韻）

大慧禪師此時年紀已經很大了，向新皇帝宋孝宗請求解除徑山寺院住持的職務；辛巳年的春天獲得皇帝同意的旨意，就退居後院的明月堂；然而弘法利益學人的事情，卻是老而不倦的繼續在作。新的皇上即位時，特地賜給名號而稱爲大惠（慧）禪師，大慧禪師的稱號就是這樣來的。新皇帝登基改元爲隆興元年的那一年，在結夏安居結束的自恣日前一晚，有流星殞落于寺院之西邊大慧寮房近處，流光極爲明亮，聲音就好比打雷一般，這時大慧禪師就開始示現捨報前的徵狀。八月九日，學徒們都來問候他，大慧禪師勉勵大家都要以弘揚佛道作爲自己的職責，又向大家搖手，表示今晚不會離開，口氣和緩的遣回大家去休息，說道：「我到明天才會離開。」到明天五鼓天亮時，親自寫了遺書向新皇帝奏別；當時服侍的僧人堅持請求大慧禪師留下一首頌，所以大慧禪師就爲他們寫了四句，然後擲筆就寢，安靜的走了。他的壽命總共是七十五歲，以全身葬於



明月堂的後面而起塔供養紀念。

大慧宗杲佛日妙喜禪師，生平及行狀略輯：

侍郎尤公謂拙菴（禪師）曰：「昔妙喜中興臨濟之道於凋零之秋，而性尚謙虛，未嘗馳騁見理；平生不趨權勢，不苟利養。嘗曰：『萬事不可俟豫爲，不可奢態持。蓋有利於時而便於物者，有其過而無其功者，若縱之奢侈，則不濟矣！』不肖佩服斯言，遂爲終身之戒。老師（拙菴禪師）昨者遭遇主上留宿觀堂，實爲佛法之幸；切冀不倦悲願，使進善之途開明，任眾之道益大；庶幾後生晚輩，不謀近習、各懷遠圖，豈不爲叢林之利濟乎！」（然侍者記聞）（《禪林寶訓》卷四）

語譯如下：【尤侍郎向拙菴禪師說：「以前妙喜禪師中興臨濟之道於凋零的年代，然而他的心性崇尚謙虛，不曾以自己的理證到處馳騁去當面破斥別人；他平生不趨走於權勢之門，也不輕易接受別人的財利與供養。他曾經說過：『凡事都不可預先謀一己之利，也不可因為身上有大財利就顯現奢侈的心態來生活。因為有的人雖然能對當時的學人產生利益而又能便利施物於人，但是也有人是有過失而無其功德的，如果有道之人縱情五欲上的奢侈與放逸，那就無法濟度有過而無德的人了！』我非常的佩服這些話，所以就取作終身之戒。老師您（拙菴禪師）昨天遭遇主上留宿於觀堂共論佛法，這實在是佛法之幸；學生懇切的盼望老師永遠不厭倦於悲願，使學人進入善法的路途可以打開而且明朗，任持大眾的法道也就更加的廣大；期望會有一些後生晚輩，不會急著謀求眼前所習的世間利益，而能

各自心懷長遠的佛道規劃，這豈不是對叢林學人的廣大利益與救濟嗎！」（以上是然侍者親聞而記下來的）】


妙喜曰：「節儉放下，乃修身之基、入道之要。歷觀古人，鮮有不節儉放下者。年來衲子遊荆楚、買毛褥，過浙右、求紡絲，得不愧古人乎？」（《禪林寶訓》卷三）

語譯如下：【妙喜宗杲禪師說：「節儉的生活而放下一切貪著，就是修身的基礎、進入佛道的重要事情。一一的觀察古時證道的人，很少有人是不節儉、不放下的。近年以來我看見出家人遊歷荆楚一帶，去買羊毛做成的蓋被與墊被，又去浙江一帶購買絲織的衣物與被套，能夠覺得不愧對於古人嗎？」】所以大慧禪師的一生，是節儉自持而不奢華的；並且不喜歡攀緣權貴富人，不想求得權位與供養。

克勤圓悟禪師與耿龍學書曰：

妙喜示來教見，矻矻於此，意況甚濃，真不忘悲願也！而以宗正眼，照破義路情解，透見肝膽，何明眼如此？正宗久寂寥，後昆習窠臼、守箕裘，轉相鈍致，舉世莫覺其非。大家隨語生解，祖道或幾乎息矣！不有超卓穎悟之士，何以規正哉？此真正念，乃真外護也！時節擾擾，山居領眾亦未可保全，尚未有可乘之便為轉身之計爾。杲佛日，一夏遣參徒，踏逐山後古雲門高頂，欲誅茅隱遁，其志甚可尚。今令謙去，山叟為書數語及疏頭，亦與輟長財成之，可取一觀也。渠欲奉鋤，正在高裁也。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十六）



語譯如下：【妙喜出示你寫來的教法見解，這樣努力於佛法，這樣用心的把精神全放在這上面，真是不忘悲願的人啊！而又能夠以宗門正眼，照破一般人的法義思路與依情作解，由此而通透的看見你的肝膽，為何你能夠眼明到這個地步？佛法真正的宗旨，很久以來就一直都是寂寥的；後輩學法的兄弟們，習慣於禪法窠臼、也守著祖師傳下來的參禪方法而不知道真意，就這樣大家互相的鈍置在錯誤的禪法中，普天下的學禪者，沒有一個人知道其中的錯誤。大家都是這樣隨著錯悟禪師的說法，自己各自生起理解的意思來，祖師傳下來的法道可能幾乎都要息滅了！若沒有超格卓越聰穎真悟的人，如何能夠規正敗落了的禪法呢？所以你所說的是真正好的念頭，你真的是佛法宗門的外護也！現今時節擾擾紛亂，即使住在山裡面領眾修行，也不一定保全性命，但是到如今，我也仍然還沒有可以運用的方便法來作為轉身之計。宗杲佛日禪師，整整一個夏天派遣跟他參學的徒眾們，踏逐雲居山後古雲門高頂地址，想要在那高山上割茅草築庵而隱遁起來，他的志性是令人非常可以取法的。如今我命令道謙前去，我又寫信以幾句話來勸他，並且寫了個疏頭，又送些盤纏給他，你可以迎取他來看一看啊！他正想在鋤頭上隱居用心，在這個擾亂不安的時節，正是高明的裁決啊！】


大慧宗杲禪師略傳：

隆興元年八月十日，大慧禪師宗杲，示寂于徑山明月堂；皇帝聞之嗟惜，詔以明月堂為妙喜菴，賜謚普覺，塔曰寶光，用寵貴之。其徒以師全身，葬於菴之後，使



了賢來請銘；先是上爲普安郡王時，聞師名，嘗遣內都監至徑山謁師；師作偈以獻上，上甚嘉之。及在建邸，復遣內知客，請師山中爲眾說法，親書「妙喜菴」大字及製真讚寄師。又二年，而上即位，始賜號大慧禪師。明年復取向所賜宸翰，以御寶識之，恩寵加厚，而師亡矣！仰惟主上神聖英武，資不世出，而惠顧一方外之士如此。蓋師於釋氏，所謂卓然傑出於當世者，忠誠感格得之天理，是以上動宸心，眷知特異。吁其盛哉！自昔聖賢以傳心爲學，誠明合體，變化興焉；西方之教，指心空爲解脫究竟，蓋得一而不見諸用；而悟入要處，或幾於盡性者所爲。後世三宗並行，臨濟正傳，號爲得人：超出聲塵不立一法，根源直截以證爲極；焜耀震動卷舒無礙，如師子兒遊戲自在，獲大無畏，此固不可「以智知、識識」也。臨濟六傳至楊岐，楊岐再世，而圓悟禪師克勤得法于五祖演，被遇兩朝，其道蓋盛行矣。師實嗣圓悟，益光明焉。

師諱宗杲，宣州寧國人，姓奚氏；年十七爲浮圖，不欲居鄉里；從經論師，即出行四方。始從曹洞諸老宿游，既得其說，歎曰：「是果佛祖意耶？」去之，謁準湛堂。準識師眉睫間久，謂之曰：「子談說皆通暢，特未可以敵生死。吾今疾革，他日見川勤，當能辦子事。」勤即圓悟師也。湛堂死，師謁丞相張公無盡，求準塔銘；無盡門庭高於天下士，亦小許可見。師一言而契，即下榻，朝夕與語；名其菴曰妙喜，字之曰曇晦。且謂：「子必



見圓悟師，吾助子往。」遂津致行李。


來京師，見勤于天寧。一日勤陞堂，師豁然神悟，以語勤；勤曰：「未也！子雖有得矣！而大法故未明。」又一日，勤舉演和尚有句無句語，師言下得大安樂法，勤拊掌曰：「始知吾不汝欺耶？」自是縱橫踔厲，無所疑於心，大肆其說如蘇張之雄辯，孫吳之用兵；如建瓴水轉圓石於千仞之阪，諸老斂衽莫當其鋒。于時，賢士大夫，往往爭與之游；雅為右丞呂公舜徒所重奏，賜紫衣，號佛日大師。

宗杲至京，館於太宰府第後菴中。甲辰九月，克勤有天寧之命，杲自慶曰：「此老實天賜我也。」遂預往天寧以待，乃自惟曰：「當以九夏為期。其禪若不異諸方，妄以余為是，我則造《無禪論》去也！枉費精神，蹉跎歲月，不若弘一經一論、把本修行，庶他生後世，不失為佛法中人。」遂贖《清涼疏鈔》一部，齋之天寧。及勤至，開法，杲日夕參扣。勤令看「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語，杲凡呈四十九轉語，勤皆不肯。一日陞座，舉雲門語，云：「天寧即不然！若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但向他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杲聞豁然，去卻礙膺之物，遂白勤。勤曰：「也不易！你到這箇田地。可惜死了不能得活，不疑言句是為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須知有這箇道理。」乃令杲居擇木堂，為不釐務侍者。每舉「有句無句如藤

倚樹」問之，杲纔開口，便道不是。經半載，忽問勤曰：「聞和尚當時曾問五祖這話，不知五祖道甚麼？」曰：「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祖曰：『相隨來也。』」杲乃抗聲曰：「我會也！」勤遂舉數清詭因緣詰之，杲酬對無滯。勤曰：「今日方知吾不汝欺。」遂著《臨濟正宗記》付之曰：

梅州瘴癘寂寞之地，其徒裹糧從之，雖死不悔。噫！是非有以真服其心而然耶！又五年，太上皇帝特恩放還，明年復僧服；四方虛席以邀，率不就。最後以朝命住育王，聚眾多，食或不繼，築涂田凡數千頃，詔賜其莊名般若。又二年移徑山，師之再住此山，道俗歆慕，如見其所親；雖老，接引後進不少倦。居明月堂凡一年，以終將示寂，親書遺奏，及寄聲別右相湯公，又貽書於浚。了賢請偈，復取筆大書，不少亂。

師雖爲方外士，而義篤君親，每及時事；愛君憂時，見之詞氣，其論甚正確。晚自徑山來秣陵，見浚，垂涕言：「先人不幸無後，某之責。家貧何所仰，願乞一給使，名藉公重，庶有肯就者。」浚爲惻然興歎，遂奏其族弟道源奉師親後。既退居明月堂，蓐暑走其鄉，上塚葺治，所存蓋如此。使爲吾儒，豈不爲名士？而其學佛，亦卓然自立於當世，非豪傑丈夫哉！卒被光寵，表之無窮，誠有以自致也。所賜御書，建閣藏於妙喜菴，與茲山不磨矣。師壽七十有五，坐夏五十八年，僧俗從師得法悟



徹者，不啻數十人，皆有聞于時。鼎需、思嶽、彌光、悟本、守淨、道謙、遵璞、祖元、冲密，先師而卒；我秦國太夫人，亦嘗於師問道焉。嗚呼！我識師之早，此心默契，未言先同；從容酬接，達旦不倦；人間至樂，孰與等擬。蓋惜其淪沒山林，惠利之不博加于人也；然而以道觀之，安可以隱顯去來、索師於形骸之內哉！我實知師，宜爲之銘。銘曰：

死生爲一 非想非說 證徹了悟 一息千劫  
嗟師何爲 拳拳忠孝 欲迪群迷 俾趨正教  
嘻笑怒罵 佛事熾然 情生智隔 疑謗興焉  
天目巍巍 終古莫移 師兮道德 此山與齊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六）

大慧宗杲禪師別傳：


臨安府徑山妙喜大慧宗杲禪師，生於宣州寧國奚氏，年十三方從學發蒙，未半月棄去出家。十七落髮受具，雖年少已知有宗門中事，遍閱諸家語錄，尤喜雲門、睦州語。嘗疑：「五家宗派，元初只是一箇達磨，甚處有許多門庭？」然性俊逸不羈，父母勉之，令遊方。

時宣州有明教紹理禪師者，興教坦之嗣琅邪覺之孫也。師聞其飽參，倒心事之，常請益雪竇拈古、頌古及古宿因緣。理指示：「惟要直下自見自說。」不少假其言語。師洞達先德微旨，理異之，每嘆云：「杲，再來人也。」復游郢州，見大陽元首座、洞山微和尚、堅侍者。微在

芙蓉首眾，堅爲侍者十年，師參三人甚久，盡得曹洞宗旨。一日見其臂香傳授，以表不妄付囑，心非之曰：「禪有傳授，豈佛祖自證自悟之法？」遂去之，至真如喆座下，入慶藏主、賢蓬頭之室，又與慶同往黃龍見晦堂、東林參照覺，俱不合。

又謁心印珣禪師，珣，秀鐵面之高第；與師語，大奇之，欲留會下，而師不樂，珣因指令往寶峯參準禪師，準即湛堂也（湛堂字準禪師）。師始至，機辯縱橫，準云：「汝鼻孔因甚無半邊？」師曰：「寶峯門下。」準云：「杜撰禪和。」又因彩粧十王次，準指問師：「這官人，姓什麼？」師曰：「姓梁。」湛堂姓梁。準摩頭云：「爭奈姓梁底少箇幞頭。」師曰：「頭雖不同，鼻孔彷彿。」準云：「杜撰禪和。」又因看金剛經，問師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爲甚雲居山高、寶峯山低？」師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準云：「爾做得座主奴。」

又一日，語師云：「杲上座！我這些子禪，爾一一理會得耶？」師曰：「理會得。」準云：「教爾說也說得，教爾做也做得，拈古、頌古、小參、普說總得，只是有一件事不是，爾還知麼？」師曰：「未審是什麼事？」準云：「爾只欠啐地一下，所以說時有，不說時便無；入方丈時有，出方丈時便無；惺惺時有，睡著便無（離念靈知心，眠熟就間斷了；尚未證得永不斷滅的如來藏故）。如何敵得生死？」師曰：「正是某甲疑處。」準病，師問曰：「某甲嚮後當見誰人？」準云：「有箇勤巴子，我不識渠，



汝可見之，當能辦子事。若了不下，便可脩行看一大藏經，後身出來參禪，決是箇善知識也。」

湛堂歿，師謁張天覺丞相，求塔銘。天覺門庭高，於衲子少許可；見師，一言而契，即下榻，朝夕與語；名其菴曰妙喜，字之曰曇晦。且言：「子必見川勤，吾助子往。」遂津其行。勤即圓悟也，時方自蔣山奉詔住東京天寧；未至，師先到寺挂塔。參堂畢，勤方入院，師晨夕參請。勤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答云：『東山水上行。』」令師下語。師參及一年，凡下四十九轉語，皆不契。一日，勤赴一達官宅陞坐，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雲門云：『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即不然，若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向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聞舉，豁然省悟，遂以所悟告勤。勤察師雖得前後際斷、動相不生，然卻坐在淨裸裸處，語師云：「未也！子雖有得矣！而大法未明。」


一日入室，勤云：「也不易，爾到這裏田地。但可惜死了不能得活，不疑言句，是爲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須知有這箇道理。」師言：「某甲只據如今得處，已是快活，更不能理會得也。」勤不肯，因令師在擇木寮作不釐務侍者，每日同士大夫閑話，入室日不下三四。勤因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詰師，師纔開口，勤便云：「不是！不是！」如此者半載，未蒙印可，念念不忘于心。一日同諸官客飯，

師把箸在手，都忘下口。勤笑云：「這漢參黃楊木禪，卻倒縮去。」師遂說譬喻曰：「和尚這箇道理，恰似狗看熱油鐺相似：要舐又舐不得，要捨又捨不得。」勤云：「爾喻得極好，只這箇，便是金剛圈、栗棘蓬也。」

又一日問曰：「見說和尚當時在五祖亦曾問此話，不知五祖如何答？乞師垂示。」勤默不應。師曰：「和尚當時不可獨自問，須對大眾前問。如今說又何妨？」勤遂云：「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五祖云：『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忽遇樹倒藤枯時如何？』五祖云：『相隨來也。』」師聞舉，當下大悟，乃曰：「某甲會也。」勤云：「只恐爾又透這公案未得。」師曰：「請和尚舉。」勤遂連舉前輩一絡索譎訛語話徵詰之，師隨聲酬對，了無滯礙。勤拊掌稱善，又對眾稱賞云：「杲非一生、兩生爲善知識來。」師自是縱橫踔厲，大肆其說如建瓴水，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坂，諸老斂衽、莫嬰其鋒矣！

初，師既大徹，反於數禪客有疑，乃以問勤。勤云：「我這箇禪，如大海相似，爾將得箇大海來傾取去始得。若只將鉢盂來，盛得些子去便休，是爾器量只如此，教我怎奈何？能有幾箇得到爾田地？舊時只有箇環上坐與爾一般，却已死了也。」未幾，遂舉師首眾。于時士大夫往往爭與之遊，雅爲右丞呂公舜徒所重，奏賜紫衣，號佛日大師。

女真難作，虜酋欲取禪僧十輩，師在選中；既而獲免，



蓋若有相之者。遂渡江而南，時勤賜號圓悟禪師，主雲居法席，命師居第一坐；常與諸衲子入室，圓悟每來聽其語。師一日入室罷，卻上方丈與圓悟同坐。圓悟云：「或有箇禪和子得似老僧，汝又如何支遣？」師曰：「何幸如之！正如東坡說：『作劊子手，一生難得遇一箇肥漢副。』」圓悟呵呵大笑云：「爾倒與我入室，拶得我上壁也。」


圓悟常言：「近來諸方盡成窠窟，五祖下，我與佛鑑佛眼三人結社參禪，如今早見漏逗出來：佛鑑下有一種作狗子叫、鶉鳩鳴，取笑人；佛眼下有一種覷燈籠露柱，指東畫西，如眼見鬼一般。我這裏且無此兩般病痛。」師曰：「大好無病痛。」圓悟云：「何謂也？」師曰：「擊石火、閃電光，引得無限人弄業識。舉了便會了，豈不是佛法大窠窟？」圓悟不覺吐舌，乃云：「休管他！休管他！我只以契證爲期。若不契證，斷定不放過。」師曰：「說契證即得，第恐後來只恁麼傳將去。舉了便會了，硬主張擊石火、閃電光，業識茫茫，未有了日。」圓悟深以爲然。

未幾圓悟還蜀，師始辭居古雲門，學者雲集。復避亂，走湖南，轉江右入閩，築菴長樂洋嶼；時從之者纔五十三人，未五十日，得法者十三人，前此蓋未始有也。後皆角立，始應給事江公少明之請，住小谿雲門菴。丞相張魏公在蜀時，圓悟爲言師真得法髓；及造朝，遂以臨安徑山延之；法席之盛冠于一時，百舍重趼，往赴惟恐



其後至無所容，乃建千僧大閣以居之，凡二千餘眾。

初開法，陞坐問答未已，復有數僧競出爭問，師乃約住曰：「止！止！假使大地草木盡抹為塵，一一塵有一口，一一口具無礙廣長舌相，一一舌相出無量差別音聲，一一音聲發無量差別言詞，一一言詞有無量差別妙義，如上塵數衲僧各各具如是口、如是舌、如是音聲、如是言詞、如是妙義，同時致百千問難，問問各別，不消徑山長老咳嗽一聲，一時答了。乘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一一佛事周遍法界。所謂『一毛現神變，一切佛同說，經於無量劫不得其邊際。』便恁麼去，鬧熱門庭即得；若以正眼觀之，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祖師門下一點也用不著。況復鉤章棘句、展露言鋒，非唯埋沒從上宗乘，亦乃笑破衲僧鼻孔。所以道：『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為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看他先德恁麼告報，如國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本分事上亦無這箇消息。山僧今日如斯舉唱，大似無夢說夢、好肉剜瘡；點檢將來，合喫拄杖。只今莫有下得毒手者麼？若有，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為之化。如無，倒行此令去也！」驀拈拄杖曰：「橫按鑊邪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卓一下，喝一喝，示眾曰：「顛倒想生生死續，顛倒想滅生死絕；生死絕處涅槃空，涅槃空處眼中屑。涅槃既空，喚什麼作眼中屑？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難教下碧天。」又曰：「摩竭提國



猶在半途，少室峯前全無巴鼻；談玄說妙好肉剜瘡，舉古明今拋沙撒土。爭似飢飡渴飲、閑坐困眠，從教四序推移，都不干預我事。雖然如是，也須實到這箇田地始得。只如實到這箇田地底，如何親近？」喝一喝曰：「灸瘡癩上，更著艾炷去也。」又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早是通身浸在屎窖裏了也，那堪踏步向前、如之若何、問『向上向下三玄三要、銀盃裏盛雪、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豈不是屎窖邊更掘屎窖？雖然如是，若於屎窖中知些氣息，方知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古往今來一切善知識，盡在屎窖裏轉大法輪。其或未然，切忌向屎窖裏作活計。」

又：上堂問答罷，乃曰：「問得亦好，不問更親。何故？聲前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可中有箇英靈漢，恁麼、不恁麼，聊聞舉著，剔起便行，猶在葛藤窠裏。直得內無所證、外無所修、似地擎山、如石含玉，亦未是衲僧放身命處。敢問大眾：作麼生是衲僧放身命處？若也知得，塵塵念念皆無空闕，折旋俯仰盡在其中。正恁麼時，畢竟是誰家風月？還委悉麼？千聖不知何處去，倚天長劍逼人寒。」下座。（待續）

# 明心與眼見佛性

—駁慧廣〈蕭氏「眼見佛性」  
與「明心」之非〉文中謬說

正光居士

(連載二)

## 一、緣起篇

慧廣於二〇〇三年七月在《僧伽雜誌》第十二卷第四期刊登「眼見佛性的含義」一文（以下簡稱〈眼見佛性的含義〉，後來將此文刊載於自己所著《禪宗說生命圓滿》書中一四九頁～一七三頁，解脫道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十二月初版），文中提出不能認同成佛之道網站(<http://www.a202.idv.tw>)版工將其列入附佛外道以及不相信可以用父母所生肉眼而眼見佛性的事實，撰文毀謗平實導師，謗為所悟非真及不可能眼見佛性。因此緣故，正光奉平實導師之命而作法義辨正，並於二〇〇四年五月完稿，八月由同修會印書出版，書名為《眼見佛性》，副題為：駁慧廣法師「眼見佛性的含義」文中謬說（以下簡稱《眼見佛性》），書中就慧廣說法錯謬處，包括慧廣所認知的真心是離念靈知意識心，妄謂阿賴耶識是妄心、妄識，以及不能用父母所生肉眼看見佛性等等，一一加以摧邪顯正，鉅細靡遺。並引經據典闡述：慧廣所

「悟」的離念靈知意識心不是真心，阿賴耶識就是佛所說的第八識真心，以及明心證真親證第八識阿賴耶識本體，眼見佛性是親見第八識作用的正理，並輔之以實例詳加說明，來證明慧廣說法極為荒謬。

正因為慧廣落在離念靈知意識心中，未斷我見，不知阿賴耶識就是佛所說的第八識真心，本應藉著別人對自己作法義辨正的機會來反省自己，簡擇經典所說正理來修正自己的不如法處，並修除自己謗佛、謗法、謗大乘勝義僧之罪業，滅罪於無形，這樣才算是智慧之人；可是慧廣卻沒有這種智慧，對原來辨正的法義正訛，還沒有提出接受或反駁的聲明，卻反而另外撰文、另立新題，想要無止盡的另立新題目，來作無止盡毀謗平實導師的惡行，置自己的錯謬於不顧，不肯處理先時之過失錯誤而面對之，豈是號稱學佛、弘法、智慧廣大的「慧廣」法師所應該作的行為？

又平實導師於《眼見佛性》一書出版後，懷著憐憫心，欲救慧廣愚痴無智之行，囑咐正光將每期正覺電子報紙本版一一寄給慧廣，希望慧廣看到正覺電子報以後，能悔改以往錯誤的知見，修正自己的心行，並趣向佛所說真正的解脫道及佛菩提道。沒想到，慧廣不僅不思自己說法落處虛謬，不能反省自己為何無法回應辨正，卻反其道，將已被破斥而顯然無法答辯的〈眼見佛性的含義〉錯誤文章，納入自己所著《禪宗說生命圓滿》一書中，文後並補述弟子觀淨法師「明心正說」一文（一七五頁～一八一頁）而出版之，繼續毀謗第八識，說第八識不是佛所說的真心。而且慧廣自己又另外撰文——〈蕭氏「眼

見佛性」與「明心」之非〉（一八三頁～二一八頁（編案：慧廣網站上公佈的目錄此段在：183～218 頁、219～頁並為其所列修學禪宗必看典籍，查紙本書亦然，另外，於 220～221 頁，附錄一篇：〈五臺山澄觀大師答皇太子問心要〉），以下簡稱〈明心見性之非〉）來非議大乘勝義僧 平實導師，並且在文章後面專在事相上無根毀謗，不僅再次故犯毀謗大乘勝義僧之罪行，卻不畏懼自己正在廣造無間地獄業，在未來世將受長劫尤重純苦果報，因此再次成就正光提筆撰寫《明心與眼見佛性——駁慧廣〈蕭氏「眼見佛性」與「明心」之非〉文中謬說》之因緣。

為了使慧廣再次了知自己說法的落處而心生警覺，使能不再廣造毀謗大乘勝義僧及如來藏最勝妙法之重罪，正光於此改變以往之辨正方式，針對慧廣重大佛法知見錯誤處，於文前、文中、文後，引申若干有次第性的問答題，有請慧廣一一回答。待慧廣回答後（或者僅回答一～二題後）就能知道自己說法的落處，保證汝慧廣口似扁擔，無說話餘分，只能另闢新題、新開戰場，成為顧左右而言他的一再另闢新題的無聊人。之後，正光再將 佛的開示與慧廣的錯誤處另行一一加以舉示，並條分縷析說明及辨正之。到那時候，慧廣就會知道自己是多麼愚痴無智，是否因此而能懺悔再次謗佛、謗法、謗大乘勝義僧之愚痴行，那就只能看他是有慚、有愧的人，或是無慚、無愧的人；若汝慧廣一仍舊貫而繼續以維護面子作為優先，不顧下一世開始的未來無量世果報，就已不是佛門真正的法師了，不信因果故。如是為汝作了這許多事以後，若仍然逃避已經辨正的法義而不作思惟與面對，反而如同此次又另闢新題目、另闢新戰

場，就無法救得了汝了，一切人都已對汝無能為力了。

又慧廣摘錄正光《眼見佛性》文章時，本應將摘錄內容一字不漏的顯示出來，可是慧廣卻將平實導師及正光文章依自己意思重新斷句，斷章取義而將一些文字省略，藉以扭曲原來的文義。像這樣的行為，可以顯現慧廣若非心思極粗糙，就是故意不誠實的人，如此也難怪他會犯下大妄語罪及毀謗大乘勝義僧平實導師的罪行，同時也是極嚴重謗法的惡行；因為慧廣在《禪宗說法與修證》、《禪宗說生命圓滿》書中公開表示已經開悟，然所證的心卻是離念靈知意識妄心，未斷我見、落在識陰中，不是佛所開示的本來就離見聞覺知的第八識阿賴耶識真心；他又公開誹謗第八識為外道法，故說他亦成就極嚴重謗法的重罪，因為三乘菩提都是依第八識才能存在與成就。因此正光在分章節開始辨正時，特將慧廣援引他人文章時，變造成與原意不同的地方，加以標示出來，以顯示慧廣是一位不誠實的人。

以下先轉載慧廣《禪宗說生命圓滿》之〈蕭氏「眼見佛性」與「明心」之非〉一文（一八三～二二一頁）全文如下，然後辨正之，證明正光並未對他的文章斷章取義：

～．．．～．．．～．．．～．．．～．．．～．．．～．．．～．．．～．．．～．．．～．．．～．．．～．．．

### 【一、緣由

「眼見佛性的含義」一文，於二〇〇三年七月刊登於《僧伽雜誌》（第十二卷第四期），經過一年的時間，在二〇〇四年八月，蕭平實團體出版了一本書：《眼見佛性》，副

題「駁慧廣法師『眼見佛性』文中謬說」，由蕭平實先生門生正光先生執筆。二十五開，書籍厚達三百五十餘頁；蕭平實先生親自寫一篇序文來反駁，亦長達四十餘頁，比拙文「眼見佛性的含義」還長。為了個人一篇短文，勞駕蕭團體花了一整年的時間，來寫作反駁書籍，真是辛苦兩位了！

對該書略澁翻閱一遍，個人不但，〔2 編案：應為『但』之錯字〕不覺拙文「眼見佛性的含義」一文觀點有錯，反而更加可以證明我寫的沒錯，也更加可以證明蕭團體的論說不同於佛教所說。正光先生身為蕭團體教師，該書又蒙蕭平實先生親自作序，所說當可代表蕭意。底下就摘錄該書（正光先生著《眼見佛性》）一些片段來說明：

## 二、佛性是見分？

「佛性乃〔編案：慧廣略去《眼見佛性》書中之『從』字〕如來藏中直接出生之見分，外於六塵而運作，而於六塵境界上顯現。」（二八七頁）

說佛性是見分，真是佛教界一大新聞！個人進入佛門三十餘年來，這還是第一次看到。

「見分」是唯識學名詞。唯識學說凡夫心識有四種功能：見分、相分、自證分、證自證分。「見分」用一般人較容易了解的文字來說，就是指我們內心能見、能聽、能感受、能知覺的作用，簡單來說，就是內心的見照作用。

「佛性」就是「覺性」。「覺性」就是知覺之性。所以，把佛性當作見分，就是把佛性當作知覺，那真是錯的離譜了！難怪他們會說佛性可以眼見，又說可以看見自己的佛性在運作，也可以看見他人的佛性在運作。真是一錯，種種皆錯！

### 三、佛性是作用？

「然而佛性是從真如心體（阿賴耶、異熟、無垢識）出生的作用，不論是眼見佛性所說的佛性，或是明心者眼見成佛之性所說的佛性，都是從真如心體中出生的作用（編案：慧廣略去《眼見佛性》書中之『(前者)』二字）或現象（編案：慧廣略去《眼見佛性》書中之『(後者)』二字）」（一六五頁）

「『性』永遠都只（編案：慧廣略去《眼見佛性》書中之『能』字）是作用，而不可能是（編案：《眼見佛性》書中沒有『是』字，而是用『成為』二字。）『體』，這不但（編案：應為『但』之錯字）是世俗人的常識，更是學佛人所應當具備的基本常識。」（一六四頁）

說「『性』永遠都只是作用，而不可能是『體』」，實在是說的很沒有常識！

《國語辭典》解釋「性」字有三種含義：

「一是『人或物自然具有的本質、本能』，如本性、人性、獸性，論語揚貨篇：性相近，習相遠也；荀子正名篇：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二是指『事物的特質或功能』，



如藥性、毒性等；三是指『生物的種別或事物的類別』，如男性、女性，陰性、陽性。」（電子檔國語辭典）

所以，當我們說本性、自性、佛性的時候。這個「性」字的含義是屬於第一種，也就是指「體」。

再來看佛教方面的解釋。

丁福保著《佛學大辭典》：

「【性】（術語）體之義，因之義，不改之義也，唯識述記一本曰：『性者，體也。』」

明朝·楊卓著《佛學次第統編》：

「【性】法性十二種異名：真如、法界、法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平等性、離生性、法定、法住、實際、虛空界、不思議界。」

現代、古代的佛教辭典，都解釋「性」的含義就是「體」，這是佛教界對「性」字一致的看法。難道當古代禪師說「自性」、「本性」的時候，不是指「體」，而是指「自己的作用」、「本來的作用」嗎？

如《佛學次第統編》所說，「性」字是法性的稱謂。在佛教中，對法性有多種的名詞表達，最常用的就是佛性、真如。佛性與真如，都是指「體」，只是從不同角度來描述，而有不同的名詞。

天親菩薩《佛性論》卷一：「佛性者，即是人法二空所顯真如」。所以，佛性、真如只是同體異名，並非如蕭團

體所說，「佛性是從真如心體（阿賴耶、異熟、無垢識）出生的作用」，而說真如是體、佛性是作用，甚至說，「性」永遠都只是作用。

試問：如果佛性是作用，那麼，禪宗說的「見性成佛」，就是「見作用成佛」了？作用無常，見作用所成的佛也是無常，請問，這是成什麼佛？如此，禪宗還可以說是「一悟即至佛地」（六祖壇經般若品）、「不歷僧祇獲法身」（楞嚴經），號稱為佛心宗，傳佛心印，教外別傳的頓悟法門嗎？

#### 四、眼睛見到佛性？

「……並且能以肉眼親見一切無情上面顯示出自己的佛性，亦即眼見佛性之意。……由此可知，佛性是透過一切境界〔編案：《眼見佛性》書中沒有『界』字〕上顯現，具足了阿賴耶識的有性。因此眼見佛性的當時，不僅看見〔編案：《眼見佛性》書中有『到』字〕自己的佛性，也可以看見〔編案：『見』字《眼見佛性》書中是『到』字〕一切有情的佛性。不僅於有情身上，〔編案：《眼見佛性》書中沒有此『，』號〕可以看見自己與有情的佛性，也可以在山河大地上面看見自己的佛性。」（二一五頁）

「真正見性者，可以從一切無情物上，譬如牆壁、山河大地、石頭、樹木上面看見自己的佛性，然而實際上，自己的佛性，卻不在那些無情物上面。」（二一七頁）

「接著，導師【蕭平實先生】又叫我看花：『從花上見到自己的佛性如此清楚，如果地上有狗屎，可否從狗屎上看

見自己的佛性？』聽了這句〔編案：《眼見佛性》書中應有一『問』字〕話，也是猛點頭，心裡很激動，眼淚又止不住的流下。接著，導師又指著天邊的明月，問我『佛性看得清楚嗎？』然後又說要讓我看特別的東西，就教〔編案：《眼見佛性》書中是『叫』字〕我仔細的看著停在車門上的小飛蛾，我正專心的看著牠，導師緩緩的用如意竹〔編案：《眼見佛性》書中是『竹如意』〕去輕輕的碰牠一下，小飛蛾就突然的飛了起來：『〔編案：《眼見佛性》書中原文意並非小飛蛾說話了，故無冒號及引號而是用分號。〕天呀！太神奇了！從牠身上清楚的看見自己的佛性』。趕緊向導師禮拜感謝。」（三五頁）

蕭平實先生不但極力強調「眼見佛性」就是肉眼見到佛性，還引用修學者看見佛性的經驗，來證明肉眼看見佛性的不虛。

但我要說的是：宗教經驗是良藥，也是毒藥。宗教經驗可以讓人對他所信仰的宗教深信不疑，但有許多宗教經驗其實都是幻境，並非事實，更非究竟，包括蕭團體中的「眼見佛性」在內。有這類宗教經驗者，如果沒有正知正見，深陷於這些幻境中以為究竟，不但，〔編案：應為『但』之錯字〕這生慧命完了，未來世要值遇善知識，正信佛法恐怕也難。

為什麼這樣說呢？依據前面所引書中所說，蕭團體所說的佛性是見分、是作用，也就是凡夫心中的「知」，所以正先先生說「眼見佛性是有境界法、是有所得法」（二八一頁）。因此，他們的佛性並非佛教所說的佛性、自性、本性；

他們說的「眼見佛性」，並不是禪宗所說的「開悟見性」，也非《大般涅槃經》所說「眼見佛性」的含義。這點，佛教徒必須記住，才不會受其迷惑。

由於他們所說的「佛性」是見分、是作用，當然有某一種定力的人是可以見到的；不僅可以見到自己的，也可以見到他人的，這點不需懷疑。但因依定力而見，定力一失，他們的眼見佛性（見分、作用）也就不見了。

因此，蕭平實先生在序文中一再強調眼見佛性要有定力，（見該書十八、十九、二十、……頁）又見正先先生所寫：「佛性於一切境界〔編案：《眼見佛性》書中沒有『界』字〕上顯現，若無定力，縱使慧再好，也無法眼見。此外，一旦定力退失時，佛性也會跟著定力的退失而不能眼見，〔編案：《眼見佛性》書中為『：』號〕這是正覺同修會中見性同修們的經驗。〔編案：《眼見佛性》書中為『：』號〕後來再繼續培植定力，在定力回復時，就會再度可以隨時隨地看得見佛性了。」（二五一頁）

可知，他們所說的「眼見佛性」絕不是禪宗所說的「見性」。見性是「一悟永悟，不復更迷」（馬祖道一禪師語錄）。這點，學禪宗者，必須分辨清楚。

說到這裡，智者就可以理解了。「眼見佛性」是依定力而見，那當然就是一種定境——由定所產生的幻境。為什麼會產生這種幻境？因為有人故意引導，蕭平實先生誤解了《大般涅槃經》所說的「眼見佛性」就是用肉眼去看見佛性，於是引導略有定力的人，用見分去看外面的世

界。結果在意念主導之下，以幻生幻，自己看見了自己，見分幻現見分，而把見分當作佛性。

這就好比有些人在類似禪定中，會感覺到自己離開身體，看到自己在那裡打坐。你說這個是真實，還是幻境？又好比民間觀落陰之類的方術，在特意催眠之下，有些人就到了陰曹地府，見到了自己的親人，還能與他們對話，其實大多是心意識所變的幻境。更容易了解的舉例是：夢境。睡眠中，大家都做過夢，夢中的境界無一真實，但在作夢時，卻是多麼的真實，誰覺其幻？

以很簡單的例子，就可以證明「眼見佛性（見分）」的不實。例如：佛性（見分）是見來的，當你不見時，佛性（見分）還在嗎？不在！那麼，佛性（見分）是幻境已無疑，它是依附於「見」而有。

再說，佛性（見分）是見到的，見到的便是所見。所見必有能見，有能見、所見，便是對峙，互依互存，所以是虛妄。

再來，說肉眼確實能夠見到「佛性」（見分、作用），其實，也不是眼睛在見。如果眼睛能夠見，那麼人死了，肉眼還在，為什麼不能見東西？所以，眼睛只是工具，是心靈透過眼睛來見到東西，不是眼睛自己能見到東西，把《大般涅槃經》所說的「眼見佛性」，一定要解釋成肉眼見到佛性，也太依文解義了！

見分本幻，但在略有禪定時，一知一覺都可能極為明

顯，而被當作真實，何況故意去引導。在各種心意識中，「見分」是最容易被誤以為真實的，各種心所隨時生滅不已，但見分似乎不然，它知曉一切生滅，似乎不隨一切生滅，也難怪蕭平實先生會把見分當作佛性，而說佛性是作用，真如是體，把體用分成兩節。然後說，明心不是見性，見性不是明心，把禪宗這個不二法門，說成有二法門。

所以，蕭平實先生的肉眼見佛性，是修行途中的一個岔路。把不二、無住、無念、無相的禪宗，誤導到有二、有相，走向心外求法的岔路上，並引唯識學、曲解唯識學來佐證他所說，對有名望、不符合他所說的佛門法師居士，大肆批評攻擊，說他們是常見外道、斷見外道。如此的毀壞佛法，卻自說在護法。

雖然，他們的「眼見佛性」也有一些受用，正光先生說：

「……得以眼見佛性清楚分明，成就二種功德：一者，成就〔編案：慧廣略去《眼見佛性》書中之『身心及世界』等字〕如幻觀，（眼見身心及世界虛幻之現觀智慧），而了之〔編案：《眼見佛性》書中所用應為『知』字〕如來藏之作用。……二者，以上述眼見佛性功德，反觀有情無始劫以來，世世之意識心都是從來未曾接觸外境，皆是如來藏藉著種種因緣而現諸法相。」（八八頁）

但這些都容易理解。所見依能見而真實，依能見（見分）而有所見（相分），當你將心意放在「見分」（蕭所說佛性）

上時，就不會去攀緣相分，那麼，相分（身心及世界或內心影像）自然如夢如幻，一點也不真實，類似參禪過程「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的境界。但這只是一種境，並非禪宗所說的開悟見性。

禪宗的開悟見性必須再突破這種不真實的境界，回到「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卻又「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一真一切真，「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卻又見物即見心，乃因心不自心，因物而顯故。這才是禪宗的開悟見性，那裡還有能見所見？哪裡還有有為功德！

### 五、明心是觸證阿賴耶識？

「明心開悟者，必須經過參禪過程而引發一念慧相應，親自觸證阿賴耶識本體，以及現觀阿賴耶識，在自他有情色蘊中如何運作，也必須親自現觀一切有情的阿賴耶識，有真實性與如如性而證得真如。」（二一四頁）

「所謂破本參，就是找到自己身中的阿賴耶識（此真識有多名：真心、如來藏、異熟識、阿賴耶識、無垢識、如、真如、本際、實際、我、心……等多名。）」（二一三頁）

我看過蕭團體中的一些明心報告，我不否認，有些可能是悟到真心。但悟與證是不同的。證時身心脫落，「迴脫根塵，靈光獨耀，體露真常」，對此再無懷疑，亦無可修可證，無佛可成、無衆生可度。此後凡有作為，但是隨緣應物，如夢中人行於夢中事，沒有實在的我人，祖師所以說作夢中佛事、度夢中衆生，含義在此。

但悟只是明白，妄想執著、我見我執，未必全然脫落，因此，悟後的引導就很重要了，當蕭平實先生以衆生妄識、以漸修為架構而建立的唯識學為依據，來引導悟後行持，問題就出現了。

我們來看，當正光先生說「明心開悟者，必須經過參禪過程而引發一念慧相應，親自觸證阿賴耶識本體」，會出現什麼問題呢？

阿賴耶識就是第八識，就是妄心的根本，就是無始無明。緣由無始以來，無明與佛性混合，背覺向塵，雖有覺性卻不得說為真心、真識，只能說是真妄和合識。但在蕭團體的論說中，卻是真妄不分，說阿賴耶識就是真識、真心、真如，如正光先生所寫那樣。

試問：如果第八識是真心，唯識還說轉識成智做什麼？見到第八識、阿賴耶識就可以了，何必轉識成智？「轉識成智」是中國唯識祖師玄奘在《八識規矩頌》中寫的，難道玄奘說錯了？

所以禪宗的明心見性，絕對不是明白到阿賴耶識。明白到阿賴耶識只是明白到妄心根本，也就是明白到根本無明，然後把根本無明的空空洞洞，看做真心，說它「離見聞覺知，離思量性，從不作主、從來不於六塵境界中取相分別、從來無我性、從來遠離一切六塵境界。」(二一三頁)

景岑禪師說：「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來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癡人換〔編案：cbeta 經文中為『喚』字〕作本來



身」(景德傳燈錄卷十)正是說此。

他們說明心破本參「就是找到自己身中的阿賴耶識」。那麼，能找者是什麼？阿賴耶識是找到的，那便是心外之物，心外之物如何是你自己？阿賴耶識在身中，那麼身死阿賴耶識也就烏有了，這如何會是不生不滅的真心？唯有妄心才是在身中，隨身一起死亡。所以，蕭團體的明心其實是明白了妄心根本，客氣點說，是找到了真妄和合識。

由於阿賴耶識是真妄和合識，於妄方面，他們能「現觀阿賴耶識在自他有情色蘊中如何運作」，能現觀、能見及如何運作，當然是妄心了。妄心才有形，真心連真亦是假立，方便稱呼而已，它無名稱無形相，非有為法，如何觀它？如何見到它？何況還有運作？禪宗所說明心見性，只是如指指月，引人入門，並非還有能見所見，而是即明即心、即見即性，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言說不得、思議不及。

但由於阿賴耶識是真妄和合識，於真方面，便感受到它的「真實性與如如性」，「離見聞覺知，離思量性，從不作主、從來不於六塵境界中取相分別、從來無我性、從來遠離一切六塵境界」。而會起念要現觀阿賴耶識「真」的部分，以證真如。

但話說回來。見有妄有真，(現觀阿賴耶識在自他有情色蘊中如何運作，也必須親自現觀一切有情的阿賴耶識，有

真實性與如如性而證得真如)，雖說是「親自觸證阿賴耶識本體」，其實所證並非真心、真如。

如前所述，「真心」一詞只是方便稱呼而假名安立，實際上，真心無名稱無形相，非有為法；見得真心時，無能見所見，那裡還有真與妄呢？

就如天親菩薩《佛性論》卷一所說：「佛性者，即是人法二空所顯真如」。佛性就是真如，真如因人法二空而顯露。於人法二空證悟真如時，自然亦無人我、自他、能觀所觀，否則不名證真如。所以，禪宗二十三祖鶴勒那傳法偈說：「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可得，得時不說知。」（景德傳燈錄卷二）

可知真心不是用找的，不是如正先先生所說：「真心與妄心並行，應該以生滅法的離念靈知妄心，去尋覓每個人都有，而且是與妄心同時存在並行的真心阿賴耶。」（二六八頁）

或者，如蕭平實先生所說：

「是故，一切禪宗求悟之人，悉當了知：一切人皆同是八識心王並行運作者，前七識永是妄心，唯有第八識心方是真心也。是故一切求悟之人，皆當以六七識妄心之見聞知覺性、之思量性，不令減失，不令住於不能分別之狀態中，而以如是本來即能分別、即能思量之見聞知覺性，用來分別自身之真心何在？」（宗門密意公案拈提第七）

以分別而得的，便是分別中物；以妄心找到的，還是

妄心，如何會是真心？蕭團體中明心者找到真心後，然後還有真心、妄心兩個心並行運作。請問，這是什麼真心呢？我們是要相信被公認的古代出家祖師所說法，還是相信當今在家人所說？

蕭團體中所以會如此，這都源於他們見到的是真妄和合的阿賴耶識，不是真心，從而衍生出有真心、妄心兩個心，倡說明心開悟者妄心依然存在，而能真心與妄心並行運作的錯誤知見。

因此，蕭團體的明心並不是禪宗所說的明心見性，禪門中人幸勿為其所誤；也希望蕭團體中人能認清事實，勿以自己證得的阿賴耶識，認為便是證得禪宗所說真心。

## 六、蕭氏的常見

蕭平實先生在序文中說：

「然而今時平實已經證明：在理證上，如來藏實有，亦可令人親證之……。佛確實曾在四阿含諸經中說過有如來藏、有第八識存在。」(二一頁)

蕭平實先生出有一本書《真實如來藏》，極力肯定如來藏、第八識的真實有。換言之，蕭氏的學說就是建立在如來藏實有、第八識真實上面。如果第八識不實，如來藏非實有，他們所修證的「眼見佛性」、「明心」就崩塌了。

其實，說有什麼是真實的，執著不放，非此不可，就是佛教所說的「常見」；而這個真實的第八識（阿賴耶識），

可以親證，觀看到它的運作，可以「眼見佛性」（見分），那麼，它們便是所見，也就是心外之物。蕭氏的「眼見佛性」與「明心」，見到的都是心外之物、修證到的都是心外之物，這便是心外求法。心外求法，佛教就稱為「外道」。所以，蕭平實先生毫無疑問是「常見外道。」

有常見而又心外求法，便是標準的凡夫，如此，蕭氏自稱證到聖位，是大乘勝義僧，便是大妄語，後果堪憂。

唯識學本來就是站在俗諦（凡夫）上來談種種虛幻有，自然第八識亦不可能是真實。不然，唯識學何必談轉識成智？當第八識轉成智後，叫做大圓鏡智，不再叫做阿賴耶識。這在中國唯識大師玄奘所著《八識規矩頌》中，寫得很清楚，稍有佛學常識的佛教徒，也都知道這個道理，何以蕭氏一定要執取第八識是真實、是真心，而與佛教界爭論不休？雖然識智如波與水，但修行要的是水——貪瞋癡止息、生死輪迴止息，而不是波——貪瞋癡、煩惱不息。

不但（編案：應為『但』之錯字）「識」不是真實，不可執取，「智」又何嘗可以認為真實而執取？當你認為它是真實時，此真實已妄，何況還執取不放。所以，唯識學談到「三性三無性」，其中「圓成實性勝義無性」，就是在闡釋這個道理。

「圓成實性」就是指圓滿、究竟、真實的自性，又叫真如、真心、法性等。為什麼「圓成實性」是「勝義無性」呢？因為，它是圓滿、究竟、真實的，自然離開一切虛妄

相，沒有妄想執著，它無形相名稱，不能執取。當你認為它真實，你就已經離開它了，此真實已非真實。

真如尚且如此？何況凡夫妄心的第八識，含有能藏、所藏、我愛執等三藏，怎麼會是真實而可以執取呢？第八識在大乘學理上是存在的，但那是虛妄的存在，轉識成智後即無第八識的現象，第八識便消滅了，唯存真如、圓成實性，思議不及、言說不得，離存在與不存在二邊。

再說如來藏，「如來藏」是指凡夫身中的佛性（非見分）而言，意思是：衆生本有佛性，但為無明煩惱所障，猶如如來藏在身中而不知，所以叫做如來藏。在纏名如來藏，出纏名法身，（真如在煩惱中，謂之如來藏，真如出煩惱，謂之法身），這是佛教徒普遍都有的常識，蕭氏如何一定要執著如來藏是真實？莫非要永遠停留在凡夫身中？

由於蕭平實先生錯誤的執取阿賴耶識，認為第八識是真實、認為如來藏是真實，墮入常見邪受而不知。對不認同第八識或如來藏是真實者，便說他們是斷見，而真正開悟見性者，卻被說為常見。幾年來，如此批評乃至謾罵佛門出家法師，造作惡口業而不思因果可怖，卻反說別人在造惡業。真是佛說可憐憫者！

## 七、蕭氏的我慢

「我慢」的產生，其實是源於「我」，心中有「我相」。從蕭平實先生以及他的學生的見道報告、明心報告、見性報告文章中，很清楚的可以看到，他們有能證、所證，自

已明心了、看見佛性了。

有能證、所證，便是未離凡夫的我相。有我相，也就會有人相、衆生相、壽者相，於是，有我、有你、有他，世間凡夫相，無不具足。我明心了、我見性了，你還未明心、還未見性，你不懂、沒資格跟我談，我慢貢高就出來了。

再加上蕭團體的「明心」與「眼見佛性」，是自行註冊成專利，不是佛教禪宗所說的明心見性。一般人不向他們學習，是無法得到他們的「明心」與「眼見佛性」的。而佛教界幾乎所有開悟、見性的出家、在家大德，在他們眼中，都不是明心見性，都被批評成常見外道或斷見外道。只此一家，別無分號，他們的傲慢因而更貢高了。

從蕭先生的講演或文章中，從被印證明心或見性的學生言談中，隨處可見這種我相傲慢，其程度有時已到了飛揚跋扈，超出正常人應有的心態。

有能證、所證，此證已非真；我、人、衆生、壽者四相具足，更不可能解脫。這點，《圓覺經》卷一已說的很清楚：「善男子，末世眾生不了四相，雖經多劫勤苦修道但名有爲，終不能成一切聖果。何以故？認一切我爲涅槃故，有證有悟名成就故。」

要了解此中原因，請自行觀看《圓覺經》淨諸業障菩薩章。如有不懂，請看一些祖師及當代法師大德註解，日後蕭氏可能會講解《圓覺經》，以附和他的學說，有智慧的人應該詳加比較，避免被迷惑。

## 八、宗門與教下

禪宗號稱「不立文字，教外別傳」，自然有它的道理。因為，一切佛教經典所談大多屬方便對治，所謂衆生有八萬四千煩惱，佛乃開演八萬四千法門以對治。禪宗則直指真心本性無妄，煩惱皆由不明實相而產生，若明此真心本性無妄之實相，煩惱當下息。所以，永嘉大師《證道歌》說：「不除妄想不求真；五陰浮雲空去來；三毒水泡虛出沒」。由此而顯出「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頓悟法門，有別於教下各法門的漸修而悟。

所以，講說禪宗，必須依止禪宗祖師的開示，如果依教下經典來說禪宗，會把禪宗說的三不像而不知。例如：唯識經典是講求漸修的，以漸修來說頓悟的禪宗，不知道要如何來說起！這也就是蕭團體多年來一直獨豎（編案：應為『樹』之錯字）一格，不能與佛門中人溝通、交流所在。

為了讓有志於禪宗法門之人，能夠正確認識禪法，文後我會列出禪宗祖師的一些開示典籍，名：「修學禪宗必看典籍」。有心修學禪宗之人，務必找個時間多少看看。相信今人不如相信祖師，有心人可以找尋來閱讀，就知蕭團體所說禪，是否符合禪宗正見？可免受其所惑，斷害慧命而不知；也希望蕭團體中人，能幡然醒悟，改過自新猶未晚。

## 九、以行觀心

心性無形，亦無凡聖可言，我們如何知道一個人的心

態是凡夫，還是聖者呢？從心行上觀察即知。「心行」是什麼？就是心的行為。什麼是心的行為？所思、所說、所寫、所作都是心的行為。從《眼見佛性》一書的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出蕭平實先生與正光先生兩位的心態如何，是凡或聖？

拙文《眼見佛性的含義》，其實早在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就已寫成，發表於個人網站「佛法討論室」中，給大家共同來討論，直到二〇〇三年七月，才整理發表在雜誌上。

而網站所以會討論這些話題，乃因早在一九九九年，就有修學蕭平實先生法門的人來網站討論室貼文，談些似是而非的相似佛法，乃引來不少人留言反駁，如此鬧了幾年。

但《眼見佛性的含義》一文純就法義來討論，不做人身攻擊，也不談及人事是非。沒有想到正光先生《眼見佛性》一書，包括蕭平實先生的序文，行文之間，不時挾雜著對個人的曲解、牽強附會、無中生有而進行污蔑，令人覺得匪夷所思。也太會想像、太會幻想了。對人身的批評、攻擊，更是隨處可見，幾已流於情緒性的謾罵。更甚者，多處咒罵本人謗法，會墮入無間地獄；恐嚇本人會受無量地獄罪苦……。

這些實在是沒有必要的，如果道理對，只要把道理談好，別人看了自然會信受。進行人身攻擊，不會為自己加分；恐嚇別人會墮入地獄，也不會增加說理的正確性，只會讓人覺得「沒格」，俗話說「看破手腳」，把自己的貪瞋



癡慢疑、愛恨情仇等低劣凡夫心態，赤裸裸的攤開給人看。如此，說自己證了什麼？自己修的多好？誰信？只會自暴其短而已。

我與蕭團體沒有什麼仇恨，也不想與人為敵，雖然與團體中人偶爾有過一些爭辯，但事過了無痕，不會放在心上。我的為文，只是站在護法的立場而寫。不希望一個新的教派，把禪宗曲解談壞了，誤導了許多人。

說蕭團體是新的教派，是客氣的說法，其實蕭團體是新的宗教。雖然它自稱佛教，但所談幾乎都與佛教（禪宗）義理相悖，所行也不符合佛教戒律。例如：蕭平實先生自稱（或被稱而默認）大乘菩薩僧、勝義僧，以在家人身份為人授皈依，未從其修學的出家法師則被稱為凡夫僧，沒有資格為人作皈依。正信佛教徒就知道，在有出家僧寶住世的世間，這是不如法的。

一個新興宗教，它要生存，必須依附在舊宗教旗子下。但它要成長，卻又必須不斷批評、攻擊舊有宗教，然後壯大自己，希望取代舊有宗教，蕭團體走的正是這條路。

多年來但見他（他們）不斷的批評、攻擊佛教界有名望的法師長老，連歷史上的祖師（蓮花生、宗喀巴、密勒日巴、龍樹、安慧……），所談只要阻礙了他的學說，也毫不客氣拉出來批評。被批評者，則先加以誤解、曲解，或牽強附會、無中生有，於是藉口批評對方是常見外道、或斷見外道，而說自己是在護法。

試問：古來高僧大德，哪位不護法？但有哪位以如此我慢的態度，自以勝義僧，非斥未曾從其修學的，就說是凡夫僧。以自己已明心(非佛教禪宗的明心)、以自己已見性(非佛教禪宗的見性)，而傲視其他人，說他們未明心、未見性，無資格跟他怎樣、怎樣……。

就如正先先生在書中以在家人之身，對出家法師的本人，不時的作人身批評、攻擊。試問：這還可以稱是佛教徒嗎？還是三寶弟子嗎？但他有理由：慧廣是凡夫僧、是常見外道，沒有資格稱作僧寶。又不思自己造作惡業會墮落，卻反說別人會墮落。

同時，高推己〔編案：應為『己』之錯字〕境，故示神異，說「平實於過去諸佛座下出家以來已歷無量世，於本師釋尊座下出家以來已二千餘年。」(三七頁)；說「平實二千餘年前，〔編案：原文此處無「，」〕親在佛座下時雖已明心，然而眼見佛性之緣，直至千年前親遇大善知識克勤圓悟大師之時，以心性單純、信心具足及福德具足故，殷勤奉侍、力護正法，是故親得傳授見性之法。」(十九頁)

這些說的跟大藏經中佛菩薩的本生談一樣，蕭先生等於暗示自己是菩薩了。如此，用意不外是吸引信徒崇拜。說穿了，就是自我造神運動，用以迷惑人。正信佛教徒是不會如此顯弄神異的。神異如果不實，就是犯大妄語；如果真實有，說出來也犯了「過人法」，在出家戒上是犯戒的，但蕭先生是在家人，他不知也不理會。

總之，在蕭平實先生的序文、與正光先生的文章中，看不到一個見道者、證真者所展現出來的無我、無執與祥和的真心風貌，多的是妄心想思所產生的人我是非等貪瞋癡慢疑。所以，是凡是聖，從所寫文章的心行中，就可以判斷；同時，蕭團體所說、所證的明心與見性，是否與禪宗相同，也就無法欺瞞人了。

### 《楞嚴經》卷六：

「阿難：如是世界六道眾生，雖則身心無殺盜淫〔編案：cbeta 經文中為『姪』字〕，三行已圓，若大妄語，即三摩地不得清淨，成愛見魔，失如來種。

「所謂未得謂得、未證言證，或求世間尊勝第一。謂前人言：我今已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道，辟支佛乘，十地地前諸位菩薩。求彼禮懺，貪其供養。是一顛迦，銷滅佛種，如人以刀斷多羅木。佛記是人永殞善根，無復〔編案：cbeta 經文中為『復』字〕知見；沈三苦海，不成三昧。」

「我滅度後，敕諸菩薩及阿羅漢，應身生彼末法之中，作種種形，度諸輪轉。或作沙門、白衣居士，人王宰官，童男童女，如是乃至淫〔編案：cbeta 經文中為『姪』字〕女寡婦，奸〔編案：cbeta 經文中為『姦』字〕偷屠販，與其同事，稱讚佛乘，令其身心入三摩地。終不自言我真菩薩，真阿羅漢，泄佛密因，輕言末〔編案：cbeta 經文中為『末』字〕學。唯除命終，陰有遺付……。」

## 修學禪宗必看典籍

略辨大乘入道四行/菩提達摩祖師著 (景德傳燈錄三十)

信心銘/三祖僧璨著 (大正藏第四十八冊)

心銘/法融禪師著 (景德傳燈錄卷三十)

六祖壇經/六祖惠能著 (大正藏第四十八冊)

顯宗記/荷澤神會禪師著 (景德傳燈錄卷三十)

證道歌/永嘉禪師 (大正藏第四十八冊)

頓悟入道要門論/大珠慧海禪師著 (景德傳燈錄卷六)

傳心法要/黃檗希運禪師著 (大正藏第四十八冊)

真心直說/高麗知訥禪師著 (大正藏第四十八冊)

修心訣/高麗知訥禪師著 (大正藏第四十八冊)

五臺山澄觀大師答皇太子問心要 (景德傳燈錄卷三十)

至道本乎其心，心法本乎無住。無住心體，靈知不昧，性相寂然，包含德用，該攝內外能深能廣，非有非空，不生不滅，無終無始，求之而不得，棄之而不離。

迷現量則惑苦紛然，悟真性則空明廓澈，雖即心即佛，唯證者方知。然有證有知，則慧日沈沒於有地，若無照無悟，則昏雲掩蔽於空門。

若一念不生，則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直造心源，無智無得，不取不捨，無對無修。

然迷悟更依真妄相待，若求真去妄，猶棄影勞形，若體妄即真，似處陰影滅。若無心忘照，則萬慮都息，若任



慧廣落處將根本無所藏匿，更加讓世人清楚知道：慧廣如何以常見外道見來誤導衆生，不僅證明慧廣以未斷我見之凡夫身，高推已知、已證菩薩的見道內容，成就了未得言得、未證言證之大妄語業，而且將使慧廣更加沒有面子。然而造成慧廣面子及名聞利養流失的窘境，都是釋迦世尊正法的威德力以及慧廣自己執迷不悟的愚癡業行所造成的，正光只是藉此因緣宣說正法種種內涵，使慧廣的常見外道見完全攤在正法之下，接受大眾的簡擇，一點也無法遁形，藉以利益廣大學人，慧廣是不能遷怒於任何人的。

慧廣云：

### 一、緣由

「眼見佛性的含義」一文，於二〇〇三年七月刊登於《僧伽雜誌》（第十二卷第四期），經過一年的時間，在二〇〇四年八月，蕭平實團體出版了一本書：《眼見佛性》，副題「駁慧廣法師『眼見佛性』文中謬說」，由蕭平實先生門生正光先生執筆。二十五開，書籍厚達三百五十餘頁；蕭平實先生親自寫一篇序文來反駁，亦長達四十餘頁，比拙文「眼見佛性的含義」還長。為了個人一篇短文，勞駕蕭團體花了一整年的時間，來寫作反駁書籍，真是辛苦兩位了！

對該書略澁翻閱一遍，個人不但（編案：應為『但』之錯字）不覺拙文「眼見佛性的含義」一文觀點有錯，反而更加可以證明我寫的沒錯，也更加可以證明蕭團體

的論說不同於佛教所說。正光先生身為蕭團體教師，該書又蒙蕭平實先生親自作序，所說當可代表蕭意。底下就摘錄該書(正光先生著《眼見佛性》)一些片段來說明：

### 正光辨正如下：

慧廣不能就全書內容一一辨正，特地挑選了部分他覺得有能力辨正的段落，寫文章來作辨正，迴避了全部辨正的義務，以為可以扳回一城；正光也願意成全他，不對他未能辨正的部分繼續提出質疑；但他覺得很有把握的回應部分，卻仍然是錯誤百出的，顯出他未斷我見的凡夫本質。

慧廣執離念靈知心就是佛所說的真心，不能安忍自己所「悟」的離念靈知意識心被人破斥及無法反駁成功，又不能安忍被成佛之道網站版工將其列為附佛外道的事實，覺得自己面子上很難看，而且也造成自己名聞利養漸漸流失之事實，遂於二〇〇三年七月在《僧伽雜誌》第十二卷第四期刊登《眼見佛性的含義》一文，希望藉此機會誣衊平實導師所悟非真及不可能眼見佛性，想要證明自己不是附佛外道，想要挽回自己面子難看，及名聞利養漸漸流失的問題〔編案：《僧伽雜誌》只發行於出家人中，不讓在家人閱讀〕。可是卻沒想到因而造下毀謗大乘勝義僧的罪行，何以故？慧廣其實是尚未斷我見的凡夫，他所執持的離念靈知心必定會在五位（睡著無夢、悶絕、正死位、無想定（含無想天中）、滅盡定位）斷滅故，正是生滅法，不應認作是常住不壞的真心；離念靈知心又是被生的法（意根、法塵為緣而出

生) 故，有覺有觀而不離六塵，依六根與六塵為緣始能出生故；不離境界受（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故，與五別境（欲、勝解、念、定、慧）等心所法相應故，這與 佛所說的第八阿賴耶識在五位中仍然運作不輟，從來不生不滅，從來無六塵中的覺觀，從來無境界受，從來不與五別境心所法相應的聖教，完全顛倒；因此成佛之道網站版工說慧廣悟錯了，落入常見外道法中，將其列為附佛外道，一點也沒有冤枉他。正因為慧廣所悟的心與佛所說的顛倒，以此錯悟的知見來評論完全符合 佛所說的親證第八識的 平實導師，因此說慧廣已造下毀謗最勝妙正法及大乘勝義僧的罪行，第八識是出生離念靈知意識的常住心故。

正光因此緣故，奉 平實導師之命，為護持正法的緣故，為救慧廣及被他誤導的佛弟子們，於上班之餘暇，花費約九個月時間，撰寫《眼見佛性》一書，來破斥慧廣法義錯謬處，希望藉此法義辨正的機遇，達到下列二個目的：一者，將慧廣說法的落處詳加說明，使慧廣及廣大的佛弟子們了知佛所說的大乘了義法——明心與眼見佛性之真實內涵，不再被錯悟的慧廣邪知邪見誤導而落入常見外道法中，才能真正趣向 佛所說的解脫道與佛菩提道。

二者，希望藉此書中的法義辨正，能使慧廣深切瞭解及檢討自己說法錯謬的地方，並修正自己的心行，不再認離念靈知意識心為真心，方有斷我見的可能；並期盼能使他相信禪宗祖師所證悟的心就是 佛所說的第八阿賴耶識如來藏，雖然機會並不大；並想要使他相信佛在《大般涅槃經》所說真的可以用



父母所生肉眼而眼見佛性，未來多世以後方有見性的可能，假使他願意信受佛說並加以實行。然而 平實導師及正光的用心，慧廣非但沒有深入思惟及領受，亦不能安忍。**慧廣先作攻擊而導致正光摧邪顯正，造成慧廣面子更加難看的事實**，又於其著作《禪宗說法與修證》八十七頁（解脫道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八月初版）中如是暗示：「有一些人，喜歡把禪宗的思想說成是如來藏思想。其實，都是誤解。」又於九十頁說：「看到佛說的如來藏，是像如今的某些人所說的那樣，有個真實的如來藏嗎？**如來藏只是佛的方便安立，如果執為實有，就墮入外道神我常見了。**」他是繼承了藏密應成派中觀師印順的六識論邪見，如此暗示：平實導師所弘揚的如來藏常住心不是佛所說的真心。慧廣將如來藏妙義謗成是外道神我思想，但如來藏卻是佛所說能出生離念靈知心的第八識，慧廣卻是與外道神我一樣認定意識離念靈知心為常住心。如今 平實導師在《阿含正義》中已舉證四阿含中的佛陀聖教，證明這一點了，慧廣還能說什麼呢？

又譬如慧廣在六十二頁如是暗示：「總之，說妄已是妄，說真亦非真，古德說：一翳在眼，空花亂墜。喜歡說『阿賴耶識』是自性的人，慎思啊！」指責 平實導師所弘揚阿賴耶識妙法不是佛所說的法身。乃至在《禪宗說生命圓滿》一書中撰寫〈明心見性之非〉一文來反駁，卻沒想到反而更曝露自己對佛法的無知，只是讓內行人更加哂笑而已；更可笑的是慧廣在《禪宗說法與修證、禪宗說生命圓滿》二書中，以未斷我見的凡夫身，竟然敢公開說自己已經開悟了，譬如《禪宗

說法與修證》代序三~四頁：「就在鬆放自然，有意無意之下進入身心、物我泯然狀態 先前 心中掛著的疑問：什麼是見性？ 雖然，那時， 已不存在表面 卻深潛於心底 就在無語言名字，世界呈現一合相時適機喚起我，翻然醒悟：這就是見性啊！ 前後際斷非空無，靈靈明明不思議， 多少修汗迷路頭，不如息心又忘緣； 見性分明六根現，迷人不識還找性， 也無心所也無緣，著境妄立心與緣。」（慧廣以上短短幾句話竟然能分頁、分行達二頁之多，常以六七個字乃至短短二字排為一行，藉此多賺取稿費，其貪財及無法可寫，顯示無遺；今為節省篇幅，正光在行與行之間都以空格來取代表示，以下亦同）；《禪宗說生命圓滿》十四頁~十五頁生命圓滿：「那一天，那一刻 我發現了 生命的圓滿〔正光案：慧廣是指一切有情的生命實相心，卻誤認生滅的意識為實相心〕 事後 我笑了 那一刻 時空靜止，世界不在 身心非身心，我已無我 於是呈現 生命原來不是身體、不是精神……」。然而短短幾句話中，不僅證明慧廣所「悟」落在離念靈知意識心上，只是第八識藉六根、六塵為緣而出生的第六意識，他的所「悟」根本不是佛所說的第八識，而且由此證明慧廣已成就十重罪中的**大妄語業**。

由於慧廣堅持離念靈知意識心就是常住真心，不信禪宗祖師所證悟的心就是第八識如來藏，也不信佛在經中說的父母所生肉眼真的可以眼見佛性，因此正光將於文後一一舉示慧廣錯謬處，並以非常的方法來辨正，使慧廣愚癡無智心行再次曝露於衆佛弟子面前，將使慧廣面子更加難看，更加身敗名裂。這

樣的行為，完全是慧廣自己沒有智慧所造成的，正光只是為了護持正法而作被動的反應，所以慧廣的身敗名裂實與正光無涉。也藉此剝奪慧廣僅餘的名聞，在一切都失的情況下，也許有一天他終於願意投入正法中重新再參、從頭再來一遍，可能因此就能真悟而滅除大妄語罪；但仍然必須面對謗法、謗賢聖的惡事公開懺悔，才能滅除大妄語以外的大罪。

又：凡是引用他人文章，應該將他人文章內容如實的表示出來，這是世俗法中的約定俗成，也是一切寫文章者引用他人文字時所應遵循的共同法則，而非以自己的意思將別人文章內容加以省略或擅改字句、擅改標點符號，導致所引用的文章內容與原作者實際本意有些出入。像這樣的行為，不僅違背世俗的共同約定，而且顯示慧廣並不是誠實的人，難怪慧廣所說的佛法知見及修證，會走入常見及斷見外道法中，因此慧廣不應因為此書的出版流通而責備別人，反而應該反省自己的過失才是，因為這些都是慧廣自己堅持離念靈知心就是真心的錯誤主張、誤導學人，以及不能安忍被人辨正法義而生的瞋行所造成，與別人無關。（待續）



(連載六)

**宏印法師部分：**(此內容曾寄給宏印法師，未接獲回音)

同樣的，也有其他法師，在解說大乘法時，是以二乘緣起性空來解說；不解大乘佛法真實義之佛子們依說而修，一世辛勤修學都將唐捐其功，如何能走上成佛之道？茲舉在電視上弘法之宏印法師所說的内容作為例證來辨正法義。

宏印法師曾在慈悲電視台節目中弘法時說：「**我是不讓人家牽著鼻子走的人，要有正確的認知：法師是靠佛吃飯，摧邪顯正是法師之天職，為了是要降伏邪魔外道，正知正見真理要堅持**」等言，在外道法充斥佛門之際，有此想法與作為，令我深感敬佩，因此想多加瞭解，希望從法師所說的法語當中能有所受益。

二〇〇三年八月中，在慈悲電視台節目中，看到宏印法師是以印順法師所著作之《妙雲華雨的禪思》為依據，在為衆生

宣說印順法師之法。收看了三集（23、24、25集），確認在節目中宏印法師還是以緣起性空來解說般若，其所說法大有問題，因為緣起性空是在講生滅法的蘊處界，而般若是在講不生不滅法的實相，二者所說有所不同，不可黑白不分的錯解錯說。也不記得是在那一集，法師曾說：「對於印順法師所說的，有再做考證之」，這表示法師在弘法時是很慎重的，對於錯誤的法，應該是不會拿來弘傳的。

但問題來了，印順法師所說之「佛法」，是正是邪？其考證是否正確？是否依其證量而宣說？是否完全符合世尊所說的第一義諦、法界實相的真實理？如果所說所寫的內涵是違背法界實相的理證事實與世尊教證之意旨，則所說決非是佛法，而是外道法；不論其人是何身分、現何種身相，皆名之為外道。

為了想多瞭解宏印法師所說內容，故利用網路搜尋，但只找到宏印法師所作的一篇文章。只好借用宏印法師這一篇文章〈從『空義』談中觀與唯識〉——宏印法師（77.11.16 摘自佛教城市網站）中所說法義，提出數點來作簡單之說明：

說：【大乘的修行人稱菩薩，那菩薩為什麼不敢證無生呢？因為證無生則五蘊的身心就無餘涅槃、澈底清淨、不再來人間，阿羅漢又叫做「不來人間受生」，菩薩是有辦法證無生，但是不敢證，因為悲心鞭策著他要在這個世界裡廣度衆生，如果他離開這個世界，則福德不能圓滿，福德沒有圓滿而智慧圓滿只是解脫的、自了的阿羅漢罷了。】

**略說：**除了天竺祖師之外，自達摩祖師東來傳法迄今，次第相傳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惠能，是禪宗東土六代祖師。迄今中土不知已有多少菩薩親證無生忍，開悟明心見性，依菩薩大願所持，世世再來人間受生，非不敢證無生，此從歷代祖師公案中可稽。菩薩已親證**無餘涅槃本際**，二乘決定性的聖人能證二乘解脫，然不能證得無餘依涅槃的實際，這是大乘解脫與二乘解脫種種不同之一。不是如印順法師所說的：「**三乘是同得一解脫的，佛與聲聞弟子，同悟一實相。**」（《中觀論頌講記》第 339 頁）。

**說：【「見惑」破的人等於類似禪宗講的明心見性，也就是「開悟」了一樣。】**

**略說：**二乘人所證的菩提名二乘菩提，他們所證的菩提，是要斷我見我執煩惱時，才能證得菩提，二乘菩提修證的內涵，就是斷見、思惑，修斷我見我執煩惱而證得菩提，這是二乘解脫道的修法。二乘聖人所證的解脫，不能證得無餘依涅槃的實際，除非迴小向大而且在佛菩提上已證第八識時才有可能，大乘菩薩所證得的解脫，是實證了無餘依涅槃的實際而發起般若智慧，乃至佛地盡斷一念無明習氣種子隨眠與無始無明隨眠，究竟解脫於二種無明，非二乘人所能思議。

明心者，明白真心，親證自己本有之真心如來藏，所以稱為明心；見性者，見自佛性，用父母所生肉眼親見自他一切有情之佛性分明現前，故名之為見性。見惑在二乘法中說為三縛結：我（身）見、疑見、戒禁取見。小乘初果人之我見斷者，未證涅槃實際第八識如來藏心；即使是二乘極果阿羅漢能入無

餘涅槃，還是不知涅槃本際如來藏心，因此宏印法師不能說見惑已破的人就是明心。見惑在大乘法來說是惡見，大乘初果菩薩見道時，親證空性如來藏心，發起般若實相智慧；並依如來藏體性而現觀色身我及覺知心我之緣生緣滅依他而有，乃虛妄不實，因此而頓斷我見，同時成就聲聞初果之解脫功德；我見斷已，疑見及戒禁取見隨斷，同時邊見、邪見亦隨斷，是名五利使惡見斷，這些都是在真見道時頓斷。大乘菩薩明心尚且還有斷除無始無明所攝的見所斷惑，這就不是二乘見道所能斷者。因此光是斷見惑絕對不等於明心，乃至見性就更不能相提並論了，反倒是真實證悟明心者則可以同時斷見惑。所以依據大乘別教佛菩提的修學次第，乃是先證悟法界實相的理體—明心證真，然後依明心見道引生的般若智慧功德，不再以意識心等識陰六識作為常住不壞的我而斷我見，即能一時成就解脫道斷見惑之功德。此外，見惑是見道時便斷，不是用破的；破的意思是尚有未盡，但見道的惑是見道時全部斷除無餘的。

說：【中論有一段話：衆因緣生法「亦做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

般若心經也說：「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也是匯歸於空來說。所以中觀的勝義諦是不能離開世俗諦的境界而另外出現勝義諦的；如果把世俗諦否定了、抹殺了，另外出現一個勝義諦那就錯了，只要在世俗諦裡面通達如實觀，就會發現勝義諦。

一切因緣所生的法、因緣所生的世俗諦的花草樹木、

山河人地、人的悲歡離合、成敗得失、恩恩怨怨、是是非非一切的遭遇、和苦樂、好壞，當下都是緣起無自性，既然是無自性的就是空性。】

**略說：**如果說因緣所生法既然是空，此空亦是假名而有，則應是一無所有，那二乘無學入了無餘涅槃應同於斷滅，無異斷見外道，但是佛說二乘聖人入無餘涅槃時仍有實際，非是斷滅。故知龍樹菩薩所說因緣所生法之空，絕非斷滅空，而是指如來藏空性：空無形色而有性用，故名空性。依第八識如來藏出生蘊處界而說一切法皆是緣生緣滅，無有常住不壞之法，故說一切法空。空性如來藏，何時曾斷滅過？而說為斷滅本質的一切法空？一切人都不應如此說。《心經》一開始就說「觀自在菩薩」。這一句已說明空性如來藏本已自在而不曾斷滅過。第八識真心本是不生不滅，祂是萬法的根源，蘊處界等一切萬法皆依第八識如來藏而生、而顯、而滅，故說一切法是緣起性空，不是常住法。第八識如來藏是一切法空的大前提，不能單說一切法空，卻又把蘊處界等萬法之根源也否定掉，那豈不是成了斷滅空？也不能說一切法空了，回過頭來，又說「因緣有，不是斷滅空」，如同三歲孩兒說話顛顛倒倒。如印順法師說：「一切皆空，就是依這個因緣所生的意義而說。所以佛法說一切皆空，同時即說一切因緣皆有。」（摘自《切莫誤解佛教——印順導師講明道記》）如此說法，仍然是在生滅無常的因緣法上，無因而生緣，錯會般若空性，不解般若真實義。佛說：「空，空者即是妄想自性處」、「我常說空法，遠離於斷常。」（《楞加經》卷一）。佛又說：「誰集因緣有？而復說言



無？邪見論生法，妄想計有無。」又云：「一切緣所作，所作非自有」（《楞伽經》卷三），故知佛所說空，非是萬法緣起性空，乃指涅槃實際——如來藏空性。

《心經》所說的：「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也是匯歸於空性如來藏來說，此句的意思是說在第八識空性自身之中，無有色法，連色身在內的一切色法都沒有了，也沒有受想行識，五陰都沒有。第八識真心之中沒有六根、六塵、六識，第八識真心中沒有十八界，祂根本不管您是勝義諦或是世俗諦，有世俗諦時也還是這個第八識真心，沒有了蘊處界，入了無餘涅槃也是祂，沒有多一個也沒少一個，就只有第八識真心獨存，故無餘涅槃乃是第八識心體獨自存在的境界，大乘菩薩親證法界實相，就是親證無餘涅槃的本際，故能夠現觀：除了第八識真心不生滅之外，其他三界一切法都是有生有滅的，才說是「諸法空相」。

說：【「識」，有沒有一個**第八意識**可得？**其實中觀是不承認有第八阿賴耶識的**，《金剛經》就說到「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所以心理現象無論是表面的、內在的、過去的、未來的，受想行識通通都是無自性，當下都是空，這才是中觀的究竟說。】

**略說：**學佛學到最後，竟然學到沒有第八識而成為斷滅空，把法界實相的根源都否定掉了，就成為斷滅空，那還學什麼佛？那真是茲事體大。《金剛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又云：「是故須菩提，諸菩薩

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還有《心經》即是在說真實不壞心，即是如來藏第八阿賴耶識，處處皆有說如來藏。在《阿含經》佛亦如此開示：「色非我、非異我、不相在」，乃至「識陰非我、非異我、不相在」，這個與五陰我不相在的「我」難道會是意識嗎？難道不是出生五陰、十八界的第八識本識嗎？凡此亦都與《心經》所說，法同一味，無有差別。既說看見諸相非相以後就能見如來，所見的如來難道是斷滅空嗎？既說十八界都是虛妄法，把十八界滅了以後難道就成為斷滅空嗎？既然否定了十八界，難道還要以無常的十八界而時時生其心嗎？果真如此，就與常見外道的時時生其心無異了！難道金剛般若不該是由實相心第八識來時時生其心嗎？《佛說不增不減經》云：「舍利佛！甚深義者即是第一義諦，第一義諦者即是眾生界，眾生界者即是如來藏，如來藏者即是法身。」《大乘入楞伽經》卷五云：「如來藏是善不善因，能遍興造一切趣生。」經中處處有說第八識如來藏，只是法師您不明佛意而已。

又第八識如來藏，不能說為「第八意識」。第八意識的說法有諸多過失，如果第八識是由意識細分而來，而名之為「第八意識」，那請問宏印法師：「一切粗細意識都會斷滅，五位中都會斷滅之法，又如何能有不生不滅之第八意識呢？」以《心經》所云：「不生不滅」來印證之，即知把出生意識的第八識說成「第八意識」是有大問題的，因為第八識如來藏之本體永不斷滅，而且是出生意識的識，怎會被歸納到所生的意識之

中呢？佛說：「心有八識」，為什麼宏印「法師」卻說沒有第八識，來跟佛唱反調呢？當然這也與其信受印順所主張的六識論邪說所導致的結果，錯把阿賴耶識當成「意識細心——第八意識」，所以才否定如來藏阿賴耶識，肇因於宏印法師沒有實證法界實相的理體，又復信受披著僧衣的佛門外道所說的應成派中觀六識論斷滅見，自己無有智慧來作簡擇，而盲從跟隨。出家弘法利生之初願甚佳，然而無智慧為先導而錯說佛法，更復否定法界實相的理體而不知，甚為可悲憫，卻又大膽在電視上面主張「其實中觀是不承認有第八阿賴耶識的」真是不知來世後果何堪！

宏印法師把一切法空當成是中觀所說真義，真是錯會了中觀的意思，中觀不是只說一切法空。中觀是在說第八識如來藏的體性，以第八識如來藏為體，才有中觀可說；若無第八識的存在而離兩邊，就沒有中道觀行可證、可說了。由於空性如來藏是永遠不落兩邊，也就是說當您在貪的時候，空性如來藏不會起貪，當您不貪的時候，空性如來藏也沒有所謂的不貪，空性如來藏不落在有貪、無貪兩邊，這才是中道觀行的真實義；若無第八識這個法界實相的本來離兩邊，就沒有中道可以觀行，何來中觀？意識是常常落在兩邊的，不是永遠都離兩邊的，所以意識不能成就中觀。第八識同時具足非貪非不貪之中道義，不是印順所主張外於如來藏之「緣起性空、一切法空」，印順所說的一切法空乃是佛在《楞伽經》中所破斥的「兔無角」法，乃是斷滅見者。中觀所說的就是第八阿賴耶識中道的實相，祂本來就真實存在卻自在如如、不與六塵相到，本具中

道的體性，非是印順所說的「滅盡五陰十八界一切法而空無所有」的斷滅見。若不了知中觀的真實義，卻把所生法的一切法空當成中觀的究竟說，這分明就是先把黃金否定掉，告訴人們說沒有黃金這種東西，再把黃銅拿來告訴世人說這就是黃金，那不是相互矛盾嗎？

說：【但是五蘊的每一個蘊能不能空？唯識學認為不能空，如果把這個空掉就破壞緣起法了，所以每一個蘊叫做「法」——法有我空，我空法不空。我們說斷我執而沒有斷法執就是這樣的意思。】「唯識學講空，只是空掉遍計所執性，又在依他起性建立清淨心和雜染心的和合，叫做真、妄的和合」。】

**略說：**前面宏印法師有說過，一切法都是緣起無自性都是空，在這裡又說「唯識認為五蘊不能空」。但是唯識真的認為五蘊不能空嗎？還是宏印法師誤會唯識真義，因此對於唯識所說之法無法勝解，以致誤會得很嚴重？唯識所說之空，非唯指五蘊十八界之空相，尚說法界實相之空性，證悟菩薩學習唯識乃是透過蘊處界之現觀，能夠更深入的證知三界一切法唯空性如來藏所生、所顯，都是不離如來藏空性，故說照見五蘊皆空，所以不是說**五蘊不能空**；是五蘊可以空，但為了救護衆生而發願世世取得五蘊來利樂衆生，不是說**五蘊不能空**。而誤會三乘菩提的人努力把握自己、作自己，都想要把離念靈知意識保持常住，他們才是主張**五蘊不能空**的人。在二乘菩提中要如何斷我見我執而出三界入無餘涅槃？二乘菩提的解脫道，就是把三界中種種的粗細我全部滅掉，而證得解脫果，出離三界生

死入無餘涅槃。「我」就是五蘊、十二處、十八界（離念靈知心是識蘊所攝），把我滅了，也就是把見聞覺知的心與處處作主之心都滅掉，只剩下對六塵境無覺知、無思量的第八阿賴耶識。只有「我」滅除掉了，才能出離三界生死；我不滅掉，則永遠輪迴於三界生死之中。唯識是函蓋二乘菩提全部的，所以從來不曾主張五蘊不能空。

《楞伽經》是法相唯識宗之根本經典。在《楞伽經》卷三，佛告大慧：「覺人法無我，了知二障，離二種死，斷二煩惱，是名佛之知覺。」二種無我法，一是二乘之人我空，謂二乘聲聞、緣覺現觀五蘊、十二處、十八界我，都是無常、苦、空、無我，非有真實不壞之自性，而說人我空。二是大乘菩提依第八識如來藏來看蘊處界皆從如來藏所生，諸法無我、無我所，是虛幻不實，無有真實不滅之我，名法無我。二乘人斷我見與我執，證五蘊空，認為一切有情我空，而落於空執，但是卻執著五蘊空，入涅槃不願再受生輪迴，斷我執而落於空執。不迴向大乘修學佛菩提，而復執心外法實有，畏懼生死，不知自己所受一切法皆是自心如來所生，起法我見，不證法我空，故法執不破。此皆是因未證悟第八識如來藏故，故佛說二乘無學是愚人。菩薩明心時，只斷見惑煩惱，未斷思惑，若斷盡了見、思惑，一念無明也就斷盡了。二乘人斷盡一念無明後，就會入無餘涅槃；菩薩斷盡一念無明，還有法執，對於無始無明的過恒河沙數修道所斷之上煩惱（塵沙惑）尚未斷盡，因為對於一切種智未能完全了知，而生法執。是故菩薩能證斷一念無明，卻永不入無餘涅槃，而依止第八識自心如來的本來自性清淨涅槃

之體性，因轉依第八識之真如性，更能趣向進入修道位中次第進修，開始修斷塵沙惑，菩薩之法執亦隨破，現觀一切法皆是自心如來所現，無有心外之法可得，至佛地斷盡塵沙無明，法執才究竟斷盡。修學大乘佛菩提之一切菩薩乃至等覺，未成佛前法執皆未斷盡，只是打破而已，要打破之後進而斷盡法執時才能成佛。二乘人不知法執，故不能破法執，更無法斷盡；菩薩能破法執，仍須至佛地才究竟斷盡，就是說破法執著是初見道的第七住位菩薩，斷盡法執者是究竟佛，只有佛地才是我執法執皆斷盡。所以說二乘阿羅漢辟支佛是破我見、斷盡我執，破空執、斷空執是菩薩境界，斷盡空執、法執，是佛世尊的境界，如果說空執、法執不能破、不能斷盡，請問是誰成佛了？這是說不了知二乘法與大乘佛菩提之差異，硬是以二乘法來解說大乘法，就會產生錯解佛法的情形。

依他起自性，謂一切法從緣而起，無有真實不壞之自性；緣起諸法若現起，必依他緣，故名依他起性。譬如意識是依他起性之緣生法，是以藏識中之意識種子為因，以意根及法塵為緣，方能令意識現起。緣起法非有自己本自存在之不生滅法性，緣起緣滅之法乃依緣起自性而生者，此法必定會隨緣之散失而壞滅；既是本身會壞滅之法，如何能生一切法？故意識絕非諸法的本源、實相；必須是恒時具有本來性、自性性、清淨性、涅槃性等體性者，才能生萬法。《大乘入楞伽經》卷五云：「如來藏是善不善因，能遍興造一切趣生。」第八識心如來藏，能出生五趣六道一切衆生，所以是一切法之根源。衆生阿賴耶識清淨心體之中，含藏著七識心相應的有漏雜染種子，自

性清淨的如來藏與雜染不淨的知覺心同處，和合不分配合運作，才是真妄和合的真義，非是從依他起性而不清淨的意識中去建立清淨心和雜染心，因依他起性本身是虛妄的生滅法，虛妄之法是不能立一切法的。

印順法師對般若之解說，有諸多地方與佛所說之全然法義不同；如果真實了知般若，則不應如此說法。宏印法師在電視上弘法所解說的般若，亦是以印順六識論邪見的緣起性空來解說般若，佛是以自心如來之中道體性來解說般若，二者有極大之差別。緣起性空之法是依他起性，而依他起性之法必會壞滅，但是《心經》所說之「不生不滅」，乃未曾有滅是故不生，這個道理，宏印法師您曾思惟過嗎？如前所述二者是同是異？

【太陽崇拜的思想，也就方便的含攝到阿彌陀中……阿彌陀佛的依正莊嚴，即依太陽而生起顯現。……阿彌陀佛，不但是西方，而特別重視西方的落日。說得明白些，這實在就是太陽崇拜的淨化，攝取太陽崇拜的思想，於一切——無量佛中，引出無量光的佛名。】這是印順法師於《淨土與禪》第 22～23 頁的一段說法。印順法師認為西方極樂世界導師阿彌陀佛是太陽崇拜的淨化，則是意謂西方極樂世界非真實有，否定西方極樂淨土的存在。然《阿彌陀經》是佛親口所說的，而極樂世界是依阿彌陀佛之本願來度有情的清淨佛土。諸佛世尊從不打誑語，印順法師卻公開表示不相信佛語，對佛語不信之人，能算是佛門中人嗎？能算是佛門的法師嗎？不信佛語之人所說的法，還能相信嗎？印順那種錯誤的說法還能拿來作弘法的根據而誤導衆生嗎？若法師自己都不能

相信了，哪有叫別人來相信之道理，那可真是對不起 世尊啊！曾在電視上看到傳道法師因有信眾對此問題寫信問他，傳道法師回應說：「這是對極樂世界之美化。」，而他說 阿彌陀佛是太陽崇拜的淨化極樂世界，但真的是在美化極樂世界嗎？

印順法師不知不解如來藏，不可能親證此識，佛理未能通達，才會說「在阿賴耶識裏，有對治有漏雜染的清淨心種，是很難理解的。」（摘自印順《印度佛教思想史》第 267 頁）此是唯證乃知的事，印順法師未能證悟自心如來，當然是很難理解的；而不能理解信受如來藏法，如何能證得法界實相？印順法師對般若的錯解，所說般若法義，又與 世尊所說之般若意旨不符，而宏印法師又取之而來誤導眾生。拿印順錯誤之法義來教導眾生，應該不是宏印法師之本願吧？寧可不解佛經，不應以錯誤之法作為依止又來誤導眾生，否則如何能有因緣證悟實相？又如何能令眾生悟入實相？三乘佛法的根基是阿賴耶識真心，四阿含諸經中也有許多證據可以證明（編案：詳見平實導師著《阿含正義》七輯中的舉證），如果這個部分悟錯了，那就全盤都錯了。

當以早日證得涅槃妙心，方是修學大乘者首要之道，禪宗五祖云：「不識本心，學法無益。」當先朝向親證本心而精進，有朝一日證得實際，具擇法眼，才能了知諸方所說法義正邪之分。在這之前，勿任意否定諸佛菩薩所說法義，待證悟了本心再回過頭來做考證之類的事，方不會有所誤解般若實義，才不會失之於臆測與武斷。中觀與唯識對於空性的說法是一致的，並非如法師您所說各有不同，只是您不能了知其中空性如來藏



之真實意旨，才會有此錯解。

佛法不只是有甚深殊勝之理論，而是可以親自驗證的。有了一分證量，才來說一分佛理，萬萬不可依一己之意，或是迷於名師與歷史文獻之考據而妄說佛法，那都是有重大因果的。因考據只是用依他起性之意識心去推斷的，但佛法是可依實相真理而親證的，是可修可證的，不是臆想而來的，絕無不可知不可證之理。因此，解說佛法時不能隨己意來曲解佛旨，當您說無第八識如來藏自心如來時，而他人卻已明心證悟第八識自心如來，而且能現前體驗領納其中道之體性，您則是猶如生盲之人無法見日，卻否定眼明者所說的太陽確實存在的正理，妄說沒有太陽的存在，實是愚癡無智之舉。所以法師若能稍具大乘善信，肯定信有第八識如來藏，必定不會以緣起性空來解說般若，必能確信中觀與唯識所說是法同一味的，唯是深淺廣狹有差別，請問法師您能信佛語否？

印順法師否定第八識如來藏，不信有第八識，既如此，請問開悟要悟個什麼？是悟得萬法緣起性空而成為斷滅外道法嗎？隨學徒衆，又如何能學到真正的了義正法？如何能證悟自心如來、無餘涅槃？在此誠懇的建議法師您，若真想修學了義正法、識得本心、證悟自心如來，當先確認所學一切是否契合佛所說之實相？而目前已有學界人士對印順法師所說之錯謬法義提出來探討（如：恒毓博士著《印順法師的悲哀》），法師您應當將所學之立論宗旨，拿來與經中佛所開示之法語，加以印證，看看別人引經據典所說正確否？如與佛說無違，則可證明印順法師妄說、錯解佛法；如果他人辨正之理，皆符合佛所說

之義理，則法師您當為自己佛菩提道之法身慧命，而有正確的簡擇取捨。

宏印法師說：「學佛的這條道路上問題相當多，我的感覺是目前學佛的人理路弄不清、知見弄不正，才是當前最嚴重的問題，很多人平時對理事、邪正太不下功夫了，只知跟著別人湊熱鬧……學佛也不是權威的依賴。」您這一番話，真是說得對極了，亦正是目前佛教界各大山頭的寫照，許多人雖然出家專志修行多年，還是一樣，佛理不清，邪正不分。學佛之人，是一定要朝開悟明心之路，努力下功夫，才能真的懂得實相的真義，才能發起般若智慧；不可人云亦云，如此方不致於有心在佛法中出家，卻來毀佛正法，成為獅子身中蟲。有智者當拋卻成見，客觀探究，重新審慎的如實認識世尊所傳下來的般若第一義，而能證悟法身慧命，若能如是矢志出家修菩薩行則是衆生之福。（待續）

# 廣論之平議

—宗喀巴《菩提道次第廣論》之平議

正雄居士

(連載一)

## 第一章 變質的藏傳佛教

太虛大師於《菩提道次第廣論》作序言云：

比因西藏學者法尊譯出黃衣士宗喀巴祖師所造《菩提道次第廣論》，教授世苑漢藏院學僧，將梓行而問世，余為參訂其譯文，閱至『如是以諸共道淨相續已，決定應須趣入密咒，以能速滿二資糧故。設踰共道非所堪能，或由種性功能虛劣，不樂趣密咒者，則唯應將此之次第加以推廣。』其為特尚密宗之理論，甚為顯然。

太虛大師基於法尊喇嘛的情誼與要求，作了《菩提道次第廣論》的序言，然從其字裡行間，可以看出太虛大師對於藏密「佛教」的不認同。首先他不稱法尊為佛教法師，只稱為西藏學者；又把藏密祖師宗喀巴稱為黃衣士，不尊稱為宗喀巴大師；最後又下了結論說：「其為特尚密宗之理論，甚

為顯然。」可見宗喀巴之《菩提道次第廣論》只是個餌，目的只是為《密宗道次第廣論》的邪淫法門鋪路，終結還是要學人趣入無上瑜伽兩性合修的雙身修法，所以《菩提道次第廣論》不是真正的佛教的修行次第，只能說是喇嘛教的前行次第而已，這從以下《菩提道次第廣論》的探討中即可了然明白。

## 第一節 略述初期天竺佛教概況

### 第一目 概說

印度初期的佛教本來沒有宗派之爭，是因為許多未悟實相的後人沒有實證的智慧，不瞭解佛語，將聖龍樹菩薩與聖無著菩薩強行分割為中觀派與唯識派二大車軌，主張認為中觀與唯識二法互不相容，於是開始了「空」與「有」之爭，綿延幾世紀。這是無智慧的人落於兩邊，不瞭解非空非有之真實中道觀，也不瞭解真正的唯識與中觀真義所致。後來所謂的中觀派又自行分割為應成與自續二派，二派相互評論，最後都亡於天竺密教。又天竺密教傳入西藏後，天竺的密教不久就被土耳其的回教軍隊所消滅，流亡於西藏的密教，由於地理阻隔的緣故，得以繼續弘揚。

本來佛教雖有三乘菩提之分法，而大小乘也只是依眾生的根器而作方便施設教化，只是應眾生根器的不同，而其修學的內容、次第、深淺、廣狹有差別而已，本來都屬於唯一佛乘中的完整佛法所攝。後來由於聲聞人各自理念的不同，才有聲聞法的部派分裂。後來有些大乘法教的空有爭論，也只是未悟及

錯悟的大乘法中學人，基於對法義執著誤解的不同而分派別；但是真正的大乘法教仍然一貫不變的弘揚下來，並未分宗分派，法義始終是一貫不變的。佛滅後諸聲聞弟子，如阿羅漢大迦葉尊者……等人，會同阿難尊者開始結集 佛陀遺教，這就是第一次結集的五百阿羅漢結集，成果是四阿含諸經及律藏、雜藏。聲聞教派在初期分成大眾部與上座部，後又分裂成二十部。諸聲聞弟子結集 佛的遺教成為四大部阿含諸經，屬於小乘教，然而其中已有大乘法理隱說於中，因此大乘之名，並不是始於 龍樹、無著二菩薩，在阿含經中就有明文記載；這是因為 佛開示大乘經典時，聲聞聖人也同時聽聞大乘經典，但是不能親證、無法勝解憶念，唯能以解脫道所證的見解，而結集成聲聞解脫道的法義，成為阿含中的解脫道經典。大乘法從四阿含隱說，卻於 佛陀遺教二、三轉法輪中，有更明確深細的演說，聖 龍樹菩薩與聖 無著菩薩只是依之而發揚光大而已，一貫的法義並未改變過。

至於唯識與中觀都是佛說，並無不同，只是深淺廣狹有別罷了！只因未悟、錯悟的後人未證空性心，不瞭解佛語，而把兩者分別為「空」和「有」兩個對立的宗派，這是不正確的；這種空有之爭，在歷代真悟菩薩中都不曾存在過，都是只在未悟或錯悟空性的凡夫菩薩中存在。尤其應成派中觀，從安惠、佛護、月稱、宗喀巴，到現今之達賴喇嘛，及在台灣的印順法師等人，都公開或暗中成為應成派中觀的繼承者，卻把聖 龍樹菩薩的中觀見扭曲，以歪曲錯誤的見解欲來破斥唯識宗正義，而又以「不立自宗，專破他宗」的宗旨成就外道斷滅見；

從月稱的《入中論》、《顯句論》、宗喀巴的《入中論善顯密意疏》、《菩提道次第廣論》、達賴喇嘛的《般若與佛道次第》、印順法師的《中觀今論》、《中觀論述講記》等等諸書，可以證知一向都是如此。雖號稱「不立自宗，專破他宗」，但他們卻不知道自己其實也因此而建立了自家宗旨，因為他們的法義一開始就錯誤了，當然難逃被破斥的命運。從古至今的佛教事業，因證悟甚難，證悟者稀少，凡夫衆生無有慧眼簡擇，就這樣在這些邪見熏習的演變下開始變質、開始沉淪；若不加以即時導正，佛教正法最後將會因為被西藏密教滲透、寄生而導致滅亡，將重演天竺佛教滅亡之命運。因此，凡我世尊的正信弟子，應當奮起摧邪顯正，荷擔如來家業，否則滅法期將會很快的提前到來。

## 第二目 略說中觀

後人說，中觀派於西元三、四世紀為聖龍樹菩薩與聖提婆菩薩師徒所創，是源於聖龍樹菩薩的著作《中論》而得名。其實聖龍樹菩薩自己也不知道會被後人夤緣為「中觀派」的始祖，如果知道了，一定是啼笑皆非，因為佛法唯一，無二無別，只是淺深廣狹有異罷了。

《中論》開卷就說：

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出，  
能說是因緣，善滅諸戲論，我稽首禮佛，諸說中第一。

這是聖龍樹菩薩很有名的「八不偈」，偈中很明白的點出法界的實相即是空性如來藏。法界根本只有一法，體性是不生不

滅、不常不斷、不一不異、不來不出。因為此一不生不滅、不常不斷、不一不異、不來不出，即是有情空性心體如來藏之體性。空性心體永不壞滅，由於祂本來不生故從來都不曾壞滅；祂無始以來不滅即無有生，所以不生不滅；如來藏體如虛空，無形無相，本來不生，未來成佛時也不會滅，阿羅漢入無餘涅槃時祂也依然自在獨存，所以不斷滅，故名不生亦不滅。

衆生如來藏雖然不斷滅，但含有異熟性，因此生生世世有異熟果報的出生，也就是異熟生；因為有異熟生，才有八識心王及五十一心所法的運作，不停的流注變化，所以說不常。五蘊身心是如來藏所生，身心會壞滅，而如來藏真實不壞，因此說五蘊與如來藏不一；如來藏雖非五蘊，但是如來藏遍滿五蘊身心，兩者和合如一，所以說不異。如來藏不來不出，來者即是事相上的生起，出者即是事相上的消失，有來必定有去，有來有去必定是生滅之法；例如如來藏所生出的五蘊終會老死，死了又生，生了又死，來來去去，生生世世不斷的生死交替；而如來藏本身從來無生，所以不來；既然從來無生，所以從來無死，所以不出。又如祂從來不離一切三界六塵境界，所以不出三界一切境界；但又從來不在三界六塵境界中了別，所以不入三界一切六塵境界，所以又名不出亦不入。祂又自從無始以來就不斷的出生世世的五陰，不曾遠離五陰，所以說不曾出離五陰之外；但祂又不被五陰所拘束，不是五陰所有，而是五陰被祂所出生，五陰始從出生以來就一直是活在祂裡面，從來不曾外於如來藏而存在，不曾存在於如來藏以外，所以說祂不入五陰之中，所以說祂不出也不入五陰，所以是不出亦不入。

如此透過五陰的因與緣而了知中道觀，因者即是如來藏，緣者如來藏所生之十八界法互相為緣，而成就一切萬法，所以聖龍樹菩薩的《中論》，都在說明如來藏的中道義。若離如來藏自心而說中道，將會是不離斷常的假名中道，因為都是以意識為中心、為主體而思惟想像出來的，都無實體，都是想像假名的虛相法，意識本即虛妄故，入涅槃後意識亦告滅失故。《中論》後面又說：「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無；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CBETA, T30, no. 1564, p. 33, b11-14) 從這四句偈中，更可瞭解大乘中觀派的中道義就是如來藏：如來藏是一切法的能生因，一切法以如來藏為因，透過如來藏所生的各種緣而生一切法；因此因緣所生的一切法，從世俗諦來看是虛妄無實，是空、是假名；依勝義諦來看是非有亦非無，所以說如來藏所生一切法非真非假、非空非有，這就是中道義。

### 第三目 略說唯識

未悟的佛門後人說，大乘唯識派大約在西元五世紀時，由聖無著菩薩及世親菩薩兄弟所創，源於聖彌勒菩薩《瑜伽師地論》等著作。同樣的，聖無著菩薩等並非有意創建派別，只是後人不明佛法唯有一法，妄作分別而將他們扣上唯識派的帽子而已，但是大乘佛法根本就沒有唯識派或中觀派可以區分，若要區分也只是先後次第及淺深廣狹之差別而已。

「唯識」的意思是：衆生由於執著自我，依五蘊十二處十八界來看，認為五根和五塵外境等實有，卻不知外境是衆生自心所變現；或只知道境界無常生滅，因此又執我空及法空，而



成為惡取空。而唯識的「唯」，就是要破除心外有境的「有」；唯識的「識」，是要破除因為虛妄的「有」而展轉出生的「空」，而揭示實相「有」而體性「空」之真實義，由於這兩重意義破有、破空，而因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等三界有的虛妄而說空相是無，或因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的空相而說有相也是無，因而顯示非有非空的中道觀。

又佛三轉法輪時，《解深密經》很清楚的說明，無上無容大法「阿賴耶識」，有三種自性：**遍計所執性、依他起性、圓成實性**。唯識師認為，在大乘佛教思想中，諸法是空相，但是諸法空相是有條件的，是依於有八種「識」的運作及轉變，而說諸法是空相。八識是指眼、耳、鼻、舌、身、意、末那及阿賴耶。阿賴耶識是「根本識」，無生無滅；又是「藏識」，含藏一切法種，前七識及一切法都由祂出生，前七識的染污種子也由祂收藏；又是「持身識」，所以生命才能維持及延續不斷；而阿賴耶識心體自性清淨，是圓成實性，性空而真實有，所以又稱「空性」。末那識是遍計所執性，恆執阿賴耶識為內自我，也恆執前六識及有根身為外自我；末那識是虛妄無實的，是無始以來恆住不斷而遍計一切法，並執著一切法；末那識也是前六識現行的所依緣，也是前六識運作時的所依緣，若無末那識，前六識即無法現行；若無末那識配合運作，前六識即無法運作，所以末那識在三界世俗法上來說，祂是實有的，在凡夫位及菩薩位也都是通三世的，只有在聲聞、緣覺法的阿羅漢及辟支佛位，才會在捨壽後滅除而不再現起。

前六識是依他因緣而生，非有真實不壞之自體，是依他起

性。又《楞伽經》說衆生心不離五法：相、名、分別、正智、如如；相者，是一切法所顯示出來的形相、色像、處所等等，函蓋我相、定相、法相等；名者，一切法相的名稱；分別者，是不論是否有語言文字的了知及分別；正智者，如理作意的智慧，真實的智慧，也就是透過相、名、分別的觀行，瞭解五蘊十八界皆非實相，卻不離實相；如如者，即是實相，實相非有相非無相，本身是無相卻不離世間相；證得實相才知實相是名「空性」，無形無相又不離一切相；「空性」與衆生五蘊並存，以十八界法示現祂遠離貪厭淨垢……等二邊的清淨自性，這就是如如。三自性與五法的關係是：遍計所執是無常空而非真實有，圓成實是真實有而非無常空，依他起則函蓋相、名、分別、正智四項，圓成實是如如。唯識師依這五法三自性，而建立了「非有非空」的中道義，又稱為「法相唯識宗」。以上略述唯識非空非有的中道觀。

#### 第四目 唯識與中觀皆是般若

如上所說，唯識與中觀，都是闡述中道實相之空性心，絕非對立相互破斥的，而只是在修習過程上有先後次第、淺深廣狹差異的不同。已證得空性心者都能現觀而知道，無論唯識或中觀，都不離般若的範圍。菩薩證悟中道的實相如來藏，即能現前觀察如來藏之中道體性，並且如實了知如來藏之中道義，而得般若的總相智，領會確認如來藏真實不虛。非如未證悟之前唯憑想像的：「**如來藏體如虛空，無形無相，遍一切處，與妄心和合運作無間等等。**」菩薩證悟了如來藏，此時稱之為大乘真見道位，正式進入大乘七住菩薩位，獲得般若總相智。菩

薩有了總相智，開始悟後起修，更進一步瞭解如來藏更細膩的體性，而得般若別相智，稱之為大乘相見道位。這是 佛第二轉法輪般若智慧的兩個層次，也就是大乘中觀般若。菩薩證得總相智及別相智之後，還要繼續修學諸地菩薩所證的道種智，此即是 佛第三轉法輪時唯識諸經所說的唯識般若道種智，屬於成佛所賴的一切種智；道種智修證圓滿後，就稱為一切種智，或稱為一切智智，就是發起佛地的智慧了。所以中觀與唯識只是修學佛道過程中智慧的層次深淺廣狹與先後次第的不同，同屬本識如來藏的妙法，二者之間並沒有相互抵觸之處。

聖 龍樹菩薩的中觀，到西元七世紀時分裂而且變質為：以清辨為代表的中觀自續派，及佛護、月稱為代表的中觀應成派。不論自續派或應成派，表面上都說是傳承自聖 龍樹菩薩的中觀見，私底下卻都錯解及否定聖 龍樹菩薩中觀般若之意旨，都是執六識論的謗法者。例如中觀自續派，立「意識」為補特伽羅我，說：「一切法是分別假立名言，是無自性；雖然無自性，但必有所依，是依意識的顯現才有一切法，所以意識是一切法的根源；因此意識要不住斷常兩邊，不分別諸法，才是證得根本無分別智。」可知中觀自續派雖然承認有所依之根本識，但是卻把意識當成根本識，所以完全在意識妄心上打轉，不知意識在眠熟等五位中就斷滅了，不離斷滅邊；但他們又把意識認定為常住心，與常見外道一樣，又落入常見邊，具足斷常二邊，已背離聖 龍樹菩薩八不中道不落二邊的真義，也違背聖 龍樹菩薩所說一切法之因都是第八識如來藏之意旨；卻外於如來藏而說一切法，所以中觀自續派是

邪見。

相對於應成派來說自續派還認為意識是一切法的根源，錯把意識當作阿賴耶識來解釋。而中觀應成派則更是離譜，連諸法的根源都否定掉了，認為一切法無自性，世俗諦無自性，勝義諦無自性，一切法依緣而生、依緣而滅，故緣起性空。聖 龍樹菩薩在八不偈中說：「能說是因緣，善滅諸戲論，我稽首禮佛，諸說中第一。」偈中早已破斥應成派無因論及斷滅見之邪說，而中觀應成派追隨者鳳山寺所屬的「菩提道次第廣論」團體，不論在家或出家眾，都還深信不疑，認為中觀應成派所主張「一切法緣起性空」，是佛法中最殊勝、最究竟、最值得驕傲的，認為只有中觀應成派的顯密法才是真正 佛說的正法，認為中觀應成派的顯密法才是最快速成佛的法。「菩提道次第廣論」團體之僧眾，不瞭解聖 龍樹菩薩《中論》之意旨，無揀擇慧，一味追隨阿底峽、宗喀巴、達賴喇嘛等之邪見，否定如來藏的中道體性，離如來藏而說一切法緣起性空，成為無因論、斷滅見，由於故意毀謗蘊處界緣起性空諸法的根本因如來藏，成就一闡提罪而不自知，真是可憐又可悲。

## 第二節 印度佛教入藏

### 第一目 概說

佛教未傳入西藏之前，西藏當地已有民間信仰的「苯教」流傳，作法事供養鬼神、祈求降福之類，是西藏本有的民間信仰。到了唐代藏王松贊干布引進所謂的「佛教」，也就是天竺密教時期的坦特羅佛教——左道密宗——成為西藏正式的國

教：為了適應民情，把原有的「苯教」民間鬼神信仰融入藏傳「佛教」中，從此變質的藏傳「佛教」溢發邪謬而不單只有左道密宗的雙身法，也開始帶有濃厚的地方鬼神信仰色彩。由後來的阿底峽傳入西藏的「佛教」，雖未公然弘傳雙身法，但也一樣有暗中弘傳。但是前弘期的蓮花生已正式把印度教性力派的「雙身修法」帶進西藏，融入密教中公然弘傳，因此所謂的「藏傳佛教」已完全脫離佛教的法義，甚至最基本的佛教表相也都背離了，所以「藏傳佛教」正確的名稱應該是「喇嘛教」也就是——左道密宗融合了西藏民間信仰——已經不算是佛教了。

印度顯、密「佛教」傳入西藏後，寧瑪、噶舉、薩迦、噶當四派都承襲清辨論師的中觀自續派，因受阿底峽的影響而兼弘中觀應成派。後來崛起的格魯派（黃教）則只承襲佛護、月稱的中觀應成派。只有覺囊派承襲聖 彌勒菩薩及聖 無著、龍樹菩薩的「如來藏」思想，另外成立大中觀派。後來達賴五世取得政治權力，獨鍾中觀應成派，利用政治勢力，消滅其他各派，格魯派在西藏地區便開始蓬勃發展，凌駕於各派之上。到了西元一九六〇年，達賴十四世流亡印度，於印度北方達蘭莎拉成立臨時政府，於是中觀應成派的魔掌才伸向台灣，透過新竹鳳山寺的「福智菩提道次第廣論」團體來弘揚，於是藏密喇嘛教在台灣開始快速成長。在此之前，則只有印順等人獨力弘傳應成派中觀邪見，不太被台灣佛教界接受；但在長期弘傳以後，由於星雲、證嚴勢力坐大以後公開支持，再加上聖嚴法師的非正式支持，昭慧才能漸漸有傳法的空間。但印順的思想全

部承襲自藏密黃教的應成派中觀思想，他的師父太虛大師一直反對他的思想與說法，說他把佛法拆解的支離破碎了；他在台灣的初弘期，也曾遭遇到佛教界的強烈批評，甚至慈航法師還公開燒燬印順書籍的事件，並且公開的預言說：將來自然會有人來收拾印順。如今印順的應成派中觀，已被佛教界證明全屬常見外道的境界，全都以意識心為中心來解釋中道般若，具足斷常二見。

## 第二目 略述西藏「佛教」概況

西元八世紀初，吐番（現今西藏）國王松贊干布娶中國文成公主及尼泊爾公主為妃，崇尚佛教，佛教在西藏正式成為國教。到了八世紀中葉（約唐朝代宗時），由赤松德貞主政，聘請印度人靜命（西元七〇五～七六二）入藏建廟立僧；再聘請蓮花生入藏，弘揚天竺坦特羅佛教的密法，即是佛教研究者所說的左道密宗；這就是藏人所謂的前弘時期，已由佛教轉變成外道本質的密教了。傳入西藏時的天竺佛教早已被密教所取代，當時的天竺密教後期已融合了佛教、婆羅門教及印度教性力派雙身法，成為印度佛教的主軸，真正之佛教在當時的印度可以說是已被移花接木、李代桃僵而消滅了。（筆者案：密教的興盛就表示正統佛教的衰亡，驗證以前的天竺佛教就是如此，近二十年來的台灣與大陸佛教也是如此的走向。）蓮花生把變質後的天竺佛教——以意識為中心的性力派學說——帶進西藏，再摻入西藏當地苯教的民間鬼神信仰，於是西藏密教因為它的索隱行怪、荒誕不經而成為世界最詭異宗教了，也充滿著羅刹、鬼神、妖魅色彩。

第九世紀中葉（西元八三八年），西藏朗達瑪王即位，開始拆除「佛教」寺院，解散僧團，時間長達一世紀，這段期間是藏人所謂的黑暗時期，被迫害的正是破壞佛教正法的左道密宗；朗達瑪王是否為真正佛教的護法神發願受生而作的行為，以破壞左道密宗而冀望將來嚴重破壞佛教的事相不會在中原地區出現；這仍待佛教界從已被滅跡的西藏地區種種隱藏證據中，重新加以發掘及考證，還給朗達瑪王一個公道；假使朗達瑪王是一個仁慈的對待人民的君王，這個假設就是有可能的（但是要預防後來被誣蔑造謠的狀況，如同古時西藏的覺囊派法王，亦如今時平實導師同被誣謗為外道邪魔的事件，是應該先加以過濾分辨清楚再作定論）。到了西元十世紀後半，由智光攝持王位，社會逐漸安定，當初避難青海的藏人後裔，再度把左道密宗的西藏密教回傳藏地，於是藏傳密教的左道密法重新萌芽。到了西元十一世紀初，印人阿底峽應西藏智光及菩提光前後二王之請，於西元一〇四二年入藏，開始弘法，到西元一〇五四年去世止共十三年，藏人稱之為後弘時期。

在前弘期，蓮花生把左道密教傳入後，藏地才有寧瑪派的出現，俗稱紅教，以宣揚蓮花生的左道密法為主，所以寧瑪派為西藏密教最早的派別。在後弘期，阿底峽入藏，再度完整的把左道密法與應成派中觀邪見傳入西藏，於是噶當派形成。因為左道密法的修習，稀奇古怪、荒誕不經，是污穢行淫的邪道，本與大乘佛法不能相容，但阿底峽卻很巧妙的用佛法的名相來包裝淫穢的左道密法，於是在藏地的密教就成為大乘佛教外表的代表者。宗喀巴《菩提道次第廣論》說：「尊者將一切顯密

要義，歸攝成為修行的次第，造《菩提道燈論》等，依於此門大興教法。」可見阿底峽是以顯教中粗淺的法義為餌，讓學者不知不覺的進入左道密教。以後的薩迦派（俗稱花教）、噶舉派（白教），都受阿底峽的學說影響很大；格魯派（黃教）的創始人宗喀巴，更以阿底峽的《菩提道燈論》為藍本，造了《菩提道次第廣論》及《菩提道次第略論》兩書，後來又被印順法師抄襲而成為《成佛之道》。

### 第三目 略述覺囊派

以上所舉各派，寧瑪、噶當、薩迦、噶舉及格魯之外，值得一提的是覺囊派。覺囊派創始人為宇摩·摩覺多杰（十一世紀），五傳到了更邦欽波·突結尊追（西元一二四三～一三一三）建立覺囊寺，覺囊派正式成立。八傳到了更欽篤補巴·喜饒堅贊，是為最盛期。二十八傳到了多羅那他（西元一五七五～一六三五）時，覺囊寺廟遍西藏康川各地，「他空見」如來藏思想達到為最高峰。可惜覺囊派不見容於當時格魯派的政治勢力，在達賴五世的授意下，達布派與薩迦派前來共同挑戰法義高下，在覺囊派歷經多次的法義辨正勝利以後，每一次都隨即被達布與薩迦派群眾以刀杖殺害，寺院全被侵佔，多羅那他被達賴五世逐出西藏，最後所有寺院都被達賴五世洛桑嘉措（西元一六一七～一六八二）所接收，於是覺囊派被徹底消滅，還被誣指為佛教的破法者。

覺囊派的教法，在西藏完全與眾不同，主張「他空見」，自稱為大中觀派，有別於中觀自續派（紅、白、花教）及中觀應成派（黃教）。認為一切事物或現象都有實際的本體「如來藏」，



本體絕對存在，本體常恆不變。一切事物或現象都包含在本體內，因此世人所感知的外境，都是本體所現起的影像；若離開本體，即無外境可言。而這本體本來「自有」，顯現於外在的蘊處界等虛妄分別是「他空」，依此本體而說一切事物或現象是空。因此說，性空只能說是「他空」，不能說是「自空」。更進一步解釋說，一切色法是「本識」的功能作用，是由分別心所假立的，由假立的名色虛妄構成外境，所以世俗諦自體無實而空，故謂之「自空」，但是勝義法性的究竟是不空，只是被世俗諦的能執、所執誤認為空，所以稱之為「他空」，所以不論自空、他空都是世俗諦空。世俗諦無實，勝義諦不空，因此他空見遠離斷常二邊，成為了義中觀。此派的興起，在當時的西藏引起極大震撼，故被認為是惡見，認為是邪魔外道，各派紛紛撻伐，這與今時平實導師被所有以意識為常的法師居士們誣指為邪魔外道一樣。其手法略舉如下：

一、聲論外道主張：萬有皆是聲的變易，聲的自性無始無終，聲的轉變即是色等諸所有法聚合。意思是說，一切色、香、味、觸等外境都是聲音所轉變而成，而聲音的自體性是無始無終。撻伐者如中觀應成派等，認為覺囊派的主張：如來藏所顯示的堅固、不變、恆常、純淨、大力等等功德，從本以來就已具備，而能生一切法。以此而認定覺囊派和聲論外道的主張毫無差別，然兩者差別甚多。

這就是中觀應成派等，不證不解空性，把如來藏所出生的聲塵視同如來藏，卻引為證據來破斥如來藏法；其實聲音本是如來藏所生之法，有生當然有滅，聲論外道的立論基礎已經是

錯誤的，而中觀應成派卻不知其差異，引來破斥覺囊派正義，乃引喻失當之過失，所以此說不能成立。

二、數論外道主張：神我能了知一切有情自性，當神我想要貪著境界時，神我自性就會成為變易法，變為貪著性；然後神我受用外境，於是輾轉生死，受諸苦惱；想要求解脫就要修靜慮，三昧成熟，神我就少貪，神我自性就不變易，歸於寂靜，就是解脫。撻伐者中觀應成派等，認為覺囊派主張：如來藏雖然自性常住，但是能出生貪著的妄心貪著境界受用，要透過瑜伽行滅貪，成為世俗諦空，顯現惟一勝義諦。應成派中觀妄言這種說法和數論外道全然相同，實際卻相差甚多。

實乃中觀應成派等，把覺囊派所說的如來藏比擬為數論外道主張的神我意識心，說是與六塵及貪瞋相應的；而真實的如來藏是六入不會，從來不貪著境界受用，從來無生死，從來不受諸苦等煩惱，從來不須解脫，因為本來就已解脫；本是寂靜，所以不須修靜慮。中觀應成派不知其中的差異，或是故意含糊而說，所以應成派此說乃引喻失當之過，故此說亦不能成立。

三、米曼差（思惟派）外道主張：自心有垢，無法對治。而撻伐者如中觀應成派等，認為覺囊派主張：如來藏有染污，因此誣指為與米曼差外道相同。

其實米曼差外道主張的自心有垢是絕對的，因為污垢已深入心性，是無法改變的，是不能對治的，所以認為世間無聖人。而覺囊派所說的如來藏是自性本已清淨的，但是內藏無量無邊的七識心相應的有漏無漏法種，及無量無邊的異熟等流業種；

透過修行可使由如來藏執藏、前七識才會相應的的染污法種、業種轉為清淨，凡愚就可成聖、成佛。而中觀應成派等未證空性如來藏，嚴重誤會覺囊派的如來藏義理，認為覺囊派與米曼差外道主張相同；這是因為不能證解如來藏體性，所以引喻失當，故此說仍不能成立。

四、吠陀（經典派）外道主張：一切有情世間及器世間，都是大梵天所造；小我是迷相，因此要棄捨小我、併入大我中，常住於解脫自性的大梵天大我之中。而撻伐者應成派中觀，認為覺囊派主張世俗是迷，要翻轉為勝義真常，與此外道主張除名言不同外，義理相同。

應成派以此似是而非的理論，讓一些無智者甚覺有理，其實都是嚴重誤會覺囊派的法義。大梵天也是世間有情，有情能出生到梵天中，這個能生於梵天中的有情又曾是人間其他的有情所生，因此大梵天並非世間第一位有情；照此理論推之，只有第一位有情才能造有情器世間，而第一位有情不可得，因此梵天能造有情器世間的說法並不能成立。

又所謂有情就是七轉識，七轉識是無常變化的，是如來藏所生，出生以後與如來藏共同運作，顯示於外法中而被衆生所了知；含藏在如來藏內的是七轉識所引生出來的無明業種及法種。而如來藏從本以來無生，本體清淨無為，故非有情；祂能生七轉識，所以又非無情。撻伐者如中觀應成派等，把有情世間迷相的小我，安立在同是世間小我的虛妄解脫之梵天大我，如此比擬如來藏，是引喻失當，故此說終不能成立。

此外尚極多例證可茲舉證，但限於篇幅只舉如上數例。總

而言之，中觀應成派等，未觸證如來藏「空性」之故，不瞭解聖 龍樹菩薩及聖 無著菩薩的中道義，卻以錯誤的見解來破斥真正秉持聖 龍樹菩薩及聖 無著菩薩中道義的覺囊派。只可惜當時西藏社會乃政教合一，由中觀應成派的達賴喇嘛主政，覺囊派在後來沒有政治背景支持之下，終歸被消滅，從此如來藏正法於西藏地區正式消失。

#### 第四目 宗喀巴出世

覺囊派被達賴五世藉由薩迦派與達布派之勢力消滅後，覺囊派寺院全部改為格魯派寺院，從此中觀應成派六識論者的勢力，在西藏一枝獨秀。後來宗喀巴出世，更應驗了末法時期的來臨：經中說正法住世一千年，像法住世一千年，末法住世有一萬年。宗喀巴出生於西元一三五三年，正是末法開始的時間。宗喀巴的出生所代表的意義，就是 佛三轉法輪後的正法開始要沒落了。

《楞嚴經》卷六說：

「上品魔王，中品魔民，下品魔女；彼等諸魔亦有徒眾，各各自謂成無上道；我滅度後，末法之中多此魔民，熾盛世間廣行貪淫，為善知識，令諸眾生落愛見坑，失菩提路。」又說：「上品之人為大力鬼，中品即為飛行夜叉諸鬼帥等，下品尚為地行羅刹；彼諸鬼神亦有徒眾，各各自謂成無上道；我滅度後，末法之中多此神鬼熾盛世間，自言『食肉得菩提路』。」又說：「奈何如來滅度之後，食眾生肉，名為釋子？汝等當知：是食肉人縱得心開似三摩地，皆大羅刹，報終必沉生死苦海，非佛弟

子。」又說：「上品精靈，中品妖魅，下品邪人諸魅所著。彼等群邪亦有徒眾，各各自謂成無上道；我滅度後，末法之中多此妖邪熾盛世間，潛匿姦欺，稱善知識。」

宗喀巴所屬的中觀應成派，把欲界最低層次師徒亂倫合修、有時也是五倫亂倫合修的邪淫之法當成佛法來教導衆生，令衆生墮愛見坑，失菩提路。又藏密喇嘛不禁止食肉，說食肉可以得到菩提路，說食肉才是佛弟子；又因為雙身法的合修，需要增強喇嘛的性能力，所以必須食用紅肉與酒，主張出家人可以肉食；如是等邪見，令追隨學法的極多衆生墮於鬼神道中，失菩提路。以上違背佛戒的情形，只是略述一二而已，學人如有興趣，可自行翻閱宗喀巴所造《密宗道次第廣論》的詳說。（編案：但是必須先知道其中的隱語密意，才能讀懂宗喀巴所說的雙身法的行門與內涵意思；其中的隱語密意，詳見平實導師所著《狂密與真密》的說明。）

後來達賴十四世流亡印度，更把中觀應成派邪說，散佈於世界各地，讓世人誤以為：佛教就是西藏密教，西藏密教等於佛教全體。於此五濁惡世之際，魔子魔孫遍滿人間；面對這樣的情形，凡是於世尊正法之正信者，應當認清這個事實，審慎選擇真善知識，遠離惡知識與邪見，務必勤求證悟三乘菩提，如此才能真正趣入佛世尊正法大門，真正開始修學佛陀正法，才不會被藏密外道等魔子魔孫所惑，這才算是學佛，這才算是佛弟子。（待續）



# 心不放逸真苦行

— 《優婆塞戒經講記》DVD 觀後記 —

張渝寧

這幾天，南加州的氣溫持續發燒不退，我們住了十七年的這個濱海小鎮，居然高溫達華氏破百度（約 40°C），其它內陸地區就更是難以想像了。女兒元祈笑道：「我們不用再去市場前面的小攤販買烤蕃薯了，只要把蕃薯擺在大太陽下，很快就可以烤熟了…」報紙的頭版消息——加州連續十天高溫，熱死五十六人，南北加州氣溫都逾百度，五十七年來首見，數千牛隻熱死，牛奶產量減少 15%。這令我想起，那一位南傳佛教修苦行的比丘，他就在我們的鄰城，被稱為「小西貢」商圈的大門口，身穿黃色袈裟，光頭、身材魁梧，雙手捧著鐵鉢，卻又用著寬大的袖子，緊緊地把鉢遮掩起來，有心供養的佛教徒，還得使點勁才能把錢投入鉢裡。有一回，親眼看見兩個妙齡女郎，圍著他嘻笑，好似在試探紋風不動的比丘有否反應？但見無名比丘突然仰起頭來，轉身對她們吼了一聲，那兩個女孩落慌而逃。最近，我們看見他，怎麼頭皮變成白色了？露出

來的雙足可能是因久站而紅腫不堪，身上的袈裟也破裂了，因為已經不能縫補了，只能用透明膠帶暫時的黏合。早些年前，他還站在商場大廈的門口，若過了正午，太陽西下時還會有點兒遮蔭的時段。後來，他移到停車場前的一塊巨石上站立，因無樹木遮蔽，駐立鎮日，衣服尚且被陽光曬得破爛，更何況血肉之軀，能不令人擔心他身體的健康嗎？

另外還有一個修苦行的小故事：原本大家都很歡喜本地有個新的寺廟落成，附近城鎮的佛教信徒全來共襄盛舉，甚至西方友人也感到興趣，而來一探究竟。大家出錢出力，貢獻時間和智慧，尤其是對常住法師的恭敬，更是無可言喻，偌大的道場，需要衆多在家信衆發心護持，更何況他們還有好幾英畝的酪梨果園，卻只有個位數的幾位比丘尼，除了照顧道場，每天二十四小時的工作都忙不完，還得輪流到五十英里外的果園出坡，時間體力耗竭，何來時間修行用功？有些信徒就主動請纓，週末假日，攜家帶眷，自己開車去果園工作。也有居士們自動排班，輪流準備素食午齋供養法師，大家都自以為是在行善積功德。

有一天，一位擁有博士學位的年輕小姐，突然脫口而出的請教法師：「為什麼我們這樣作，你們出家人從來不說一聲謝謝？」法師這樣回答：「師父說，我們是修苦行的，不用感恩。」譬如暴雷、氣壯山河、發人猛醒。到底甚麼是苦行？甚麼是修行？暗自慶幸能在正覺講堂洛杉磯共修處聆聽 導師講授《菩薩優婆塞戒經》的 DVD，才有了正知見——**心不放逸名為苦行**；真苦行其實是中道行，不苦不樂，不苦是身不受

苦，不樂是心不貪於五欲，常能制心一處，在佛法義理上思惟用心，一心憶佛而淨念相繼。或是帶著話頭出坡，住於參究之中，這才叫做不放逸。能修忍辱：修於生忍、修於慈忍、修於法忍，能於深妙法安忍而不動搖，才是真正的苦行。心不放逸就可以離開身惡業、口惡業、意惡業，常為衆生作大饒益，而常行十善，累積福德資糧，必定會示現菩薩富裕之相，生活無虞匱乏而不必受人供養的可愛異熟果報。

很多年前，有人看我老是投稿報章雜誌，都寫些學佛的心得和生活小故事，就當面對我說：「有修有証，等到証悟之後再寫吧！」尤其是來到正覺聽聞正法，自忖才疏學淺，而所寫出來的文章，又與真實如來藏無關，言不及義恐落人笑柄，又浪費版面篇幅。唯上週六，我們洛杉磯共修處的親教師<sup>上善</sup>下藏法師，甫從台北參加親教師會議回來，帶給我們許多令人興奮的好消息，尤其是鄉村教育中心（正覺祖師堂）動土開工，明年我們就會有自己的禪三道場，導師宣佈，自此正覺步入推廣期。我們雖然重洋遠隔，能不立即嚮應嗎？次日就有師兄們相約到大華超市門口，擺攤贈書，廣結善緣。期望藉著導師的智慧法音能接引更多有緣的佛子。後學膽敢不揣譏陋地，拙筆寫出自己聽經的心得，祈願全球各地廣大的正覺電子報讀友先進大德，人人矢志為推廣正法盡一分心力。以期報答佛恩、師恩於萬一。阿彌陀佛！

2006 年大暑寫於美國洛杉磯





# 佛典故事選輯

## 持戒一兄戒行貞淨不犯淫亂

《六度集經》卷第四 戒度無極章 第三十六

【昔者菩薩，無數劫時，兄弟資貨求利養親。之于異國，令弟以珠現其國王，王睹弟顏華，欣然可之，以女許焉，求珠千萬。弟還告兄，兄追之王所，王又睹兄容貌堂堂，言輒聖典，雅相難齊，王重嘉焉，轉女許之。女情洸豫，兄心存曰：「壻伯即父，叔妻即子，斯有父子之親，豈有嫁娶之道乎？斯王處人君之尊，而為禽獸之行！」即引弟退。女登臺望曰：「吾為魅蠱，食兄肝可乎！」

展轉生死，兄為獼猴，女與弟俱為鰲。鰲妻有疾，思食獼猴肝，雄行求焉。睹獼猴下飲，鰲曰：「爾嘗睹樂乎？」答曰：「未也。」曰：「吾舍有妙樂，爾欲觀乎？」曰：「然！」鰲曰：「爾昇吾背，將爾觀矣！」昇背隨焉，半谿，鰲曰：「吾妻思食爾肝，水中何樂之有乎！」獼猴心忞然曰：「夫戒，守善之常也，權濟難之大矣！」曰：「爾不早云？吾以肝懸彼樹上。」鰲信而還，獼猴上岸曰：「死鰲蟲！豈有腹中肝而當懸樹者乎！」

佛告諸比丘：「兄者即吾身是也，常執貞淨，終不犯淫

亂，畢宿餘殃墮獼猴中。弟及王女俱受驚身，雄者調達是，雌者調達妻是。」菩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如是！】

白話解釋如下：

無數劫前有一位菩薩，兄弟二人合作一同做買賣，求取利潤來奉養父母及親眷。有一次，兄弟二人一起去到別的國家，哥哥就派遣弟弟先把寶珠呈獻給這個國家的國王，國王看見弟弟面貌俊俏，就很歡喜的接受寶珠，還將公主許配給他，但索求上千萬寶珠的聘金。弟弟回到住處，把事情的經過情形，都詳細地告訴哥哥，哥哥聽了之後便立刻趕往王宮，幫弟弟討論親事。國王見到哥哥不僅相貌堂堂，而且談吐不俗，常常引經據典，學識淵博，優雅的相貌無人可比，國王更加讚賞哥哥，又改變主意，把公主許配給哥哥。哥哥發現公主是個行為放蕩、縱情享樂，不能分辨是非、善惡的人。心裡想著：「女子應視夫兄如父親、夫兄應視弟媳如子女。這樣有如父子般的倫理親情，怎麼可以有兄娶弟媳、弟媳嫁夫兄這樣荒唐亂倫的行爲呢？這個國王貴為一國之君，所作所爲卻是如同禽獸一般。」就趕快帶著弟弟離開這個國家。公主因為這兄弟二人拒婚離去，內心怨恨不已，登上王宮的瞭望臺，看著兄弟倆離開，立毒誓說：「雖然，我現在奈何不了你；但是，我來生變成妖怪、毒蟲，再吃你哥哥的肝，總可以吧！」

之後，他們各自在生死的大海中，不斷的輪迴著。有一世，哥哥轉生為獼猴；公主與弟弟都同時轉生為鱉。因為雌鱉生病了，很想吃獼猴的肝，雄鱉便外出四處尋找。看見一隻獼猴從

樹上爬下來喝水，雄鯢就對獼猴說：「你曾聽過音樂嗎？」獼猴回答：「不曾欸！」雄鯢看見機會來了，又對獼猴說：「我家常常有演奏很美妙的音樂，你想要聽一聽嗎？」獼猴說：「好啊！」雄鯢就對獼猴說：「那你趕快爬到我的背上，我現在就帶你去我家聽音樂。」獼猴爬上鯢背，就隨著雄鯢，順著河流而去，在半路上，雄鯢對獼猴說：「其實是我的妻子想吃你的肝，水裡面哪有什麼音樂嘛！」這時獼猴發覺自己上當了，內心很慚愧的思惟着：「奉行戒律是要依據善行的常軌來行持的，爲了不讓二鯢造下殺生重罪，不應故入難處，作無謂的犧牲。所以要能權衡變通，不墨守成規，以度過眼前的危難爲第一大事！」於是就對雄鯢謊稱：「你爲什麼不早點兒說呢？我把肝掛在剛才那棵樹上了。」雄鯢聽了信以為真，就載著獼猴折返原地。獼猴跳上岸之後，就對雄鯢說：「你這隻死腦筋的鯢蟲，哪有人會把自己身中的肝掏出來，懸掛在樹上的這種事！」

佛陀告訴比丘們說：「那時候的哥哥就是我，始終堅定地持守清淨的戒行，不犯亂倫邪淫。爲了償還往世的餘罪，墮在畜生道的獼猴中受報。那時候的弟弟及國王的女兒則同受鯢的報身，雄鯢就是現今的提婆達多，雌鯢就是提婆達多今世的妻子。」菩薩無量劫修行，佛道無上誓願成、衆生無邊誓願度，就是這般的修行持戒！

## 註 釋

註：《薩婆多毘尼毘婆沙》卷第六 九十事第二：【此是共戒，

比丘尼俱波逸提，三衆突吉羅，說本生因緣者：一、以證輕毀過罪故。二、息誹謗故，若不說本生，外道當言，瞿曇沙門無宿命通。三、以成十二部經故，此是本生也，佛用願智以知過去。

問曰：願智、宿命智有何差別。答曰：宿命智知過去，願智知三世（過去世、現在世、未來世）；宿命智知有漏，願智二俱兼知（有漏、無漏）；宿命智知自身過去，願智自他兼知；宿命智一身二身次第得知，願智一念超知百劫。

古時畜生所以能語（通人語），今時畜生所以不語，謂劫初時先有人天、未有三惡。初有三惡，盡從人天中來，以宿習近故，是以能語。今時畜生，多從三惡道（畜生、餓鬼、地獄）中來，是以不語。……】



# 般若信箱



☒一、何謂道共戒及定共戒？又我見、我執及身見的差異為何？在《丁福保佛學大辭典》中引用《成唯識論》(四)及《大乘義章》(六)解釋「我見」，據其說法則我見即身見即我執。又 導師在《楞伽經詳解》第五輯(第10～12頁)中說：「俱生身見為俱生我執……妄想身見故名分別我執，見道所斷之我見」，據此則身見即我執。(第10頁)「……對於五陰之見聞覺知性及能取六塵性，生於我見，執我不捨……有此我見即生我執」，據此則我見非我執。(第11頁)「……此二種俱生我見，極細難斷；阿羅漢依自思惟，能斷後者……道種智中說：『此二我執細故難斷……』」，據此則我見即我執。(第12頁妄想身見)「……以見聞覺知之我為身，故名身見；依緣起法之妄想而生，故名妄想身見；依意識分別而生，故名分別我見；依此分別我見能生我執，故名分別我執」，據此則身見即我見，而我見非我執。以上種種說法使人頗為迷糊，依推測佛對每一名相之施設應有其原因或差異。從字面上看，「身見」似指將五陰假合之身或者見聞覺知的意識心計為實有、為常不壞我之身的一種見解或觀念，「我見」(人我見)則是進一步認為此觀念是正理而接受之，「我執」則是基於我見的邪熏習，於實際上堅執五陰身或見聞覺知的意識心為我而不捨。請問這個理解正確嗎？

答：1. 平實導師在各書多處皆有說明道共戒、定共戒之開示，如《楞伽經詳解》、《念佛三昧修學次第》及公案拈提等。道共戒又名性戒，不共外道、凡夫，實乃佛弟子實證三乘菩提之道所成，見道、修道後轉依於所證而攝心為戒，依見、修道無漏功德受用而行，不拘戒相，與道相應，故自然不犯戒，但以攝心住於正道為戒，是名持道共戒者，有別於凡夫未證者需要依於戒相而攝心持守。定共戒者，謂修學禪定有成者，依其定境之修證，分別能伏三界貪瞋癡，不依佛所制定戒相而持戒，依定之有漏功德而不違佛戒，與定相應故，名定共戒。廣義來說，道共戒亦是定共戒，因為親證三乘菩提不退者，於所證心得決定，因與道相應而能安住，故決定不移，轉依所證，所得解脫、智慧之功德必符合所證；例如大乘菩薩證悟之後，轉依如來藏而行，第八識如來藏乃是法界之實相、萬法之根源、因果之根本，菩薩證悟而心得決定不退，名持道共戒，因決定故，亦可同時名之為持定共戒者。

2.對於我見、我執、身見…等名相所示，其中所表義理有同有異，諸佛菩薩使用名相演示正理時，乃是基於諸多因緣時節、衆生根器等前提下，來從不同的方向與層面說明，其中會因根器鈍利、三乘見修道所斷…等不同情況，而有廣狹深淺的說法差異，故法無定法，無非就是幫助衆生解粘去縛、趣入正道。而這些名相同指一念無明所攝之流轉法，如同您所說的也是如理，但是我

見、我執還有俱生、分別、相續、斷續、見道所斷、修道所斷…等等許多深細的異同點，也是修學解脫三界生死的重要課題。一般來說，身見即我見、見惑、見一處住地無明；我執即思惑，含欲愛、色愛、有愛三種住地。我執亦是深沈的我見，因我見而熏染成就故；要於理上斷我見後，於歷緣對境中數數觀行、思維、修習，方能去除故。如《楞嚴經》卷十說：【理則頓悟，乘悟併銷；事非頓除，因次第盡。】平實導師在《正法眼藏—護法集》、《阿含正義》當中多處說明這個部分，請自行請閱參考。

☒二、《優婆塞戒經講記》第五輯內容中第 104 頁第 7、8 行說：【菩薩也不該花錢去嫖妓，雖然這並不算犯了邪淫戒，但是讓人家看了說：「菩薩常常去逛綠燈戶。」那可不好。】請問：為什麼嫖妓不算犯邪淫罪？那在什麼情形下才算是犯了邪淫戒？以上二點懇請開示

答：這個問題我們已經在二十一期及三十期的〈般若信箱〉回答過了，有關花錢去嫖妓的犯戒問題，其中邪淫戒對在家菩薩來說乃是重戒；平實導師在此所說「花錢嫖妓雖不犯重戒」，但是尚有輕垢戒之違犯，因為逛綠燈戶、嫖妓行淫乃是商業交易行為，若該淫女以此為業，無其他身分者，故不犯重戒，但是身為菩薩，這對菩薩三聚淨戒的律儀戒來說卻是有所虧損的，因為斷眾生學佛因緣故。另外戒法亦不得違背世間法律，而且這裡是指在古印度，以金錢一次、一次去買到性關係，不算邪淫也不

違法。然以目前我國的《社會秩序維護法》中訂有【意圖得利與人姦、宿者，處三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鍰】之規定，故亦與古印度時空環境是不同的。此處因篇幅有限，詳細開示請您參考前所舉之回答，故不再贅言。

☒三、請問無相念佛是在念自己的自性彌陀？還是在念西方極樂世界的阿彌陀佛？又勝義根是指大腦。為什麼又說有五勝義根呢？

答：1.無相念佛亦屬念佛法門之一，念佛法門三根普被，故有許多種不同的層次，實乃因修學者根器因緣的差別不同而異。同樣的道理，修學無相念佛法門，會因為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轉折增進處，不可一概而論，當以應機為宜；一般來說，對於初機未悟學人，我們建議選擇一尊您最容易相應之佛菩薩來憶念，這樣較容易與佛菩薩相應，能這樣的話，對於您定慧福德力的增上來說是極大的幫助，因為諸佛菩薩的加持力不可思議。但是對於學人所選憶念之佛菩薩，到底是屬於自性彌陀(這是明心者的般若智慧才能體會到的)或者極樂世界的阿彌陀佛報身、化身佛等，得看您根據您自己的情形而定，故所選擇者應以自己較易相應為佳；若是想要同時獲得佛力加持，則以選擇一尊佛來憶念為佳。再者，無相念佛法門甚為殊勝，對於佛菩提道的每一個階段都有不同的功德受用，所以我們當知道自己學習無相念佛法門在遠、中、近期的目標為何？是要培養定力為主修？還是增上自己與佛菩薩的因緣？或是伏除



煩惱等現行？此種念佛法門有甚多的殊勝功德，當有所了知抉擇，這個部分平實導師已經在《禪淨圓融》、《念佛三昧修學次第》與《無相念佛》等書中有甚多說明，請您再次仔細拜讀書中的要領與修學次第，若能如法而行，必能增進道業上法的親證受用與次法瓔珞的莊嚴圓滿。

2.十八界中的五色根分為扶塵根與勝義根，大腦即是五勝義根所在，五勝義根分別位於大腦中的不同區域，綜合說為大腦，其實腦中各部分的功能並不相同；因五根各別功能有差別，為十八界當中的五界，故亦可說有五勝義根。

☒四、蕭老師：您好！久仰大名，也拜讀過您的大作《無相念佛》、《真假邪說》〔編案：《真假邪說》非平實導師所著，是弟子所著〕、《念佛三昧修學次第》等，您真是當代的善知識，難遇難求的大善知識啊！我是四川樂山的佛弟子，我們大陸的佛弟子們，非常盼望您來大陸弘法利生、傳揚正法，我在這裡跪求老師慈悲能早日來此地弘法，不要讓我們受邪說誤導，再走錯路了。在此先請問兩個問題：彌陀經中的一心不亂，是要到那種程度才能算是一心不亂呢？又要如何才能有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把握呢？懇請老師開示！

答：1.我們也祈望讓平實導師所傳世尊了義究竟正法，能普傳至地球每個地方，特別是大陸上的血緣同胞；但是這當中需要許多的條件配合，其中與衆生根器、大環境、共業……等種種因緣有很大的關係，也是我們將來努力的方向。在中國大陸有許多大乘菩薩根性的學子，故我們也期

待正法的弘傳能在大陸地區具足成熟的因緣早日到來，而以現在的情形觀之，因緣尚且不成熟，需要當地的人民能夠更努力的推廣正法、深信因果，使該地區的大多數人能夠圓滿十信位，以此共願之力，我們相信不久的將來，中國大陸的佛弟子必能領受大法之恩沐而受用無窮，而正覺同修會的許多師兄姊們也都一直在這上面努力著，大陸同胞法緣成熟的因緣一定會提早到來的。

2.《彌陀經》中所說的一心不亂乃是持念佛號或繫念思惟念佛至一心不亂，如此在亡者臨終時，能夠心不顛倒，必順利往生極樂國土。實際上一心不亂有許多種層次的差別，例如學習無相念佛成就的時候，乃是成就淨念相繼之功德，此亦更為深入之一心不亂定力，然相對於無相念佛的淨念相繼，持名一心不亂之念較為粗糙，也較容易，此乃是釋迦世尊的大悲憫開示與彌陀世尊的大慈願加被；就算是甚低標準的根器，如五惡十逆者亦能被攝受往生，此乃是三根普被的法門。而您所問一心不亂的最低標準，我們從《阿彌陀經》中佛的開示可知道：【舍利弗！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亂。其人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眾現在其前。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所以此段佛語開示的重點乃是「是人終時，心不顛倒」，然此「心不顛倒」必須以正見為前導、前提，若有「倒見」則會影響往

生極樂，故三福淨業「信、願、行」的修集圓滿亦是極為重要之次法，亦與一心不亂的成就有關；其次為不謗正法，這是念佛求生極樂的人應視為最要的次法，因為謗方廣如來藏正法及謗三寶的人，不會被攝受故不能往生極樂，這在《觀經》中有明白的記載。因具足正見而使信願行之成就，亦能於臨終時得諸佛菩薩加被，如《稱讚淨土佛攝受經》卷一所說：【舍利子！生彼佛土諸有情類成就無量無邊功德，非少善根諸有情類當得往生無量壽佛極樂世界清淨佛土。又，舍利子！若有淨信諸善男子或善女人，得聞如是無量壽佛無量無邊不可思議功德名號、極樂世界功德莊嚴，聞已思惟，若一日夜，或二、或三、或四、或五、或六、或七，繫念不亂。是善男子或善女人臨命終時，無量壽佛與其無量聲聞弟子、菩薩眾俱**前後圍繞，來住其前，慈悲加祐，令心不亂**；既捨命已，隨佛眾會，生無量壽極樂世界清淨佛土。】故「一心不亂」之成就，除了需要自己努力在功夫、知見、福德上面用心外，亦需要具信具福之資糧，如此才能與諸佛菩薩相應而於臨終時，蒙阿彌陀佛及諸聲聞菩薩弟子等「**前後圍繞，來住其前，慈悲加祐，令心不亂**」，即可圓滿成就往生極樂之功德，品位也會較高。

3. 佛在經中提到，具足信、願、行的成就，即可得生彼國，例如無相念佛成就的時候，加上您願意往生極樂的大願，再配合三福淨業及不謗方廣如來藏正法等次法之修集足夠，必能往生極樂世界。若在世之時有與正法同修道友

廣結深緣、善緣，則往生的時候，能夠有衆蓮友的助念為助緣，則更可以肯定得生 彌陀世尊的極樂國度。有關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問題，我們在很多期的般若信箱已經回答甚多，且 平實導師在《念佛三昧修學次第》、《無相念佛》、《禪淨圓融》等著作當中皆有專章詳細說明，並且正德老師的《淨土聖道》當中也多所演示此中正理，礙於篇幅所限，故在此不再多作說明，請您逕行請閱這些論著。

☒五、《優婆塞戒經》〈受戒品第十四〉中 佛言：「若優婆塞受持戒已，月月之中，不能六日受持八戒，供養三寶，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若優婆塞受持戒已，四十里中有講法處，不能往聽，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弟子因日常工作之原因，經常午飯都要在過午之後才能吃，而且也要吃晚飯。那弟子受了菩薩戒後，如果還是按照以前的生活方式，是否天天都要得失意罪了？導師在《優婆塞戒經講記》第一輯之第 112 頁開示：「修學菩薩的法是這麼勝妙，不是只有日中一食自苦其身；只要是爲了眾生、爲了道業的成就，早上也可以吃，中午也可以吃，晚上也可以吃，宵夜也照吃不誤。當菩薩真是好啊……」但是弟子應當如何依法受持呢？再者弟子所在城市經常有法師講法，但是他們並非宣講宗門的了義正法，弟子聽起來也不能相應，這樣如果不去聽他們說法，是否也要得失意罪呢？如此弟子又當如何依法受持呢？弟子跪請 導師慈悲開示！

答：1.修學大乘菩提者乃是以菩薩戒為正解脫戒，聲聞戒為別解脫戒；受持過午不食之戒，主要乃是依聲聞出家戒為主，而以菩薩戒為輔。對大乘菩薩來說，聲聞戒乃是別解脫戒，是否該持？則需要因地因時而作調整；因為大乘菩薩心心念念、時時刻刻都在利益衆生上面用心，常常因為利益衆生而到了飲食的時候卻沒有辦法準時用餐，並且菩薩也是需要維持色身道器的正常健康，才能以健康的道器於利衆之上更為順利。若佛弟子以大乘菩薩戒為依止的話，就不需要受此戒相所拘；若以聲聞出家戒為依止的話，持過午不食戒就很重要了。但因事務繁多而欲保持體力能為衆生作事，所以大多數的寺院中也都有晚餐，為免鬼神起貪、生瞋，所以都改用藥石名之，不稱為吃飯，名為**用藥石**。再者，佛子受持優婆塞菩薩戒與八關戒齋，乃是為了將來有機會受出家戒而準備，故菩薩優婆塞戒乃盡形壽一世所受之戒，這是與梵網、地持、瑜伽菩薩戒的盡未來際受有所不同，所以平實導師在《優婆塞戒經講記》各輯開示，所說的雖是以《菩薩優婆塞戒經》的經本來講解，但是正覺同修會所傳的菩薩戒乃是以梵網、地持、瑜伽菩薩戒為主。這個部分需要注意，因為菩薩為了利益衆生無顧時間，對於忙到很晚才進食長養道器是常見的事，然為維持色身的正常運作，故多不受過午不食戒，而是以三聚淨戒中的「饒益有情戒」作為戒之總持之一，亦為主要依持戒之一，故需明白大、小乘戒律的前提與目的，切勿誤會而懼於持戒、畏於受戒，當以智慧簡擇戒律的合宜

與內涵，勿因誤會而喪失七聖財中「戒財」之圓滿成就，這對佛弟子來說甚為可惜。

2.至於若所住附近有法師講授 世尊所傳三乘菩提正法的地方，作為佛弟子，若因緣許可，當然應該去聽法聞熏，因為多聞熏習乃是修學佛道的基礎功課與必要資糧。然而時值末法的今天，我們卻得需要以正知見多作簡擇，因為現在惡見邪師充斥，錯說佛法者漫山遍野，故當遵循 世尊於經中告誡：「汝今宜應速疾離彼邪師教法。」所以對於錯說佛法之惡知識，反而不可親近聞熏邪見，應速當遠離。所以我們對於 佛所施設之戒相持守，得要如實了知此戒的真實意涵與設戒的目的，而不是在戒相之表面上有所拘泥；因為戒律乃是為保護佛弟子於佛道增上的加持之一，戒論的圓滿也是我們必須努力去做的，故如實勝解 佛所設戒乃是「依法受持」的重要前提，故於此末法時期，衆生根性普遍低劣，又復文字障礙的情形，在現今這個大環境來說非常的普遍，因此有心圓滿戒論之佛子，當發起大願，依據善知識所教導的正知正見，謹慎學戒、受戒、持戒，然卻需注意「智為先導」之前提。

☒六、《大乘無我觀》第 38 頁：「這樣，大乘般若的法智忍、法智、類智忍、類智就出現了。這四智完成之後，也就到了通達位的初地心了，接下去就進入相見道位了。」請問初地入地心後才進入相見道位嗎？

答：初地入地心乃是見道圓滿位，具足真見道與相見道的圓滿，亦是進入修道位之聖種性。所以初地入地心乃是在

相見道圓滿後進入修道位，而不是才進入相見道位。至於提問者的問題，有可能是口誤或整理時的筆誤，因為前後文乃是有關聯的，此段文字之前乃是在說明菩薩證得法界實相的總相時，只是獲得法智忍及法智而已，而這段文字之後還有一段話：【前面所講的這些，都是**三賢位**的真見道；你一念相應找到如來藏是真見道，可是真見道位，才是正要開始修行而已——正要進入內門修菩薩行、進修相見道。……然後才能進入初地的入地心位。】

《大乘無我觀》乃 平實導師在台南縣侯氏宗祠演講後，依據錄音帶整理所謄寫出來的，當時也無演講大綱，只是隨興式的演說，故許多地方乃是以口語表達的方式來述說，以使得聞者能夠體會瞭解當時演講之情況。故請讀者注意此種情形前提，當以口語說明的習慣來瞭解，如此而不至於閱讀後誤會意思，此處的前後文乃是相關的，不可分離而解，此處的義理乃是說明真見道時具足法智忍與法智，在相見道位完成四聖諦十六心之法智忍、法智、類智忍與類智，如此真、相見道圓滿時才進入初地入地心。而且當時的錄音狀況極差，有許多錄音並不清楚，是後來憑著不清晰的錄音來作判斷而整理出來的，可能有某些整理錯誤或是演講者的口誤而未被發覺到；在此感謝您的指正，本信箱將會建請重印時加以改正，謝謝您！

☒七、《護法集》第 365 頁：「必須要悟後起修，善知六處，

能夠引發菩薩廣大威德之後才算進入初地……」，為什麼是「菩薩廣大威德」？

答：此是世尊於《解深密經》卷三所作之開示：【慈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云何修行引發菩薩廣大威德？」「善男子！若諸菩薩善知六處，便能引發菩薩所有廣大威德：一者善知心生、二者善知心住、三者善知心出、四者善知心增、五者善知心減、六者善知方便。云何善知心生？謂如實知十六行心生起差別，是名善知心生。十六行心生起差別者：一者……。善男子！如是菩薩於諸菩薩廣大威德，或已引發、或當引發、或現引發。」】菩薩開悟明心後，轉依自心如來藏，進入內門廣修六度萬行，依佛開示精進不懈，位階增上，以求完成相見道位應有的功德與福德，自會逐漸發起自心所含藏之無量功德；也依所發起之功能、威德，而說之為已入十行、十迴向、乃至於初地的智慧與福德，由福德與智慧增上的緣故，成為一切人天都應恭敬供養的菩薩，即有廣大威德。

☒八、請問慧解脫阿羅漢至少要有哪個層次的定力？

答：平實導師在《阿含正義》第七章第二節當中有開示：【有證得初禪的凡夫，沒有不證初禪的三果人，也沒有不證初禪的慧解脫阿羅漢。】所以慧解脫的阿羅漢至少要有初禪的定力，這個部分的法義在《阿含正義》當中說明甚詳，請欲了解細節者，至正智出版社各地流通銷售處或書局請閱。



## 佈告欄

一、本會在台灣與美國，除了本佈告欄第四項所列共修處外，別無其他分會或道場，若有其他道場或共修處以本會名義或法門，招收學員上課共修者，皆非經過本會授權，亦皆與本會無關，敬請所有佛子們注意辨明；若無法確定，可以在本會上課時間來電詢問，或者寫信至台北講堂查詢。又，本會平實導師至今仍未授權任何人在會內、會外為人勘驗或印證，所有人都應在本會舉辦的禪三精進共修中，才會由平實導師加以勘驗或印證。近年有人在會中明心以後，違背世尊「應善觀察根器及因緣，不為少福衆生妄說如來藏妙法」的告誡，私自在會外為諸福德因緣未熟者給予引導及印證，成就了虧損如來的大惡業；並且他們所印證的內容亦多分或少分產生了偏差，又無悟後指導進修的能力，亦不具有攝受學人的能力，或與被引導印證的學人公然吵架，或產生嚴重爭執及財務糾紛，難免導致學人退轉乃至謗法，是害人害己而且公然違背世尊告誡，是為虧損如來。如是等人已經提報親教師會議討論後一致議決：應予開除增上班學籍，在尚未公開懺悔滅罪以前，不許繼續參加本會增上班的課程及布薩，並應予公佈之。除不許他們再參加本會的課程及布薩（誦戒）以外，今已依照親教師會議的決議，公佈於本會各共修處，薦請會員、同修們鑑明。（編案：本會一向秉承公開化、透明化的原則，始從初成立以來，至今不曾對會內、會外佛教界隱諱內部糗事，常寫在書中，或在講經時明白舉示出來作為實例而說明經義，作為會員學「法」時應該注意修學的「次法」，完全遵守世尊「趣『法、次法』」的教誡。今對此事，一仍舊慣，秉承同一原則而對外公佈之，以免有人誤會而受害。）

二、《正覺電子報》已於二〇〇六年九月更換發報系統，欲訂閱的讀者

請前往 <http://post.enlighten.org.tw> 網址訂閱。若讀者欲閱覽以前各期之《正覺電子報》可以連結至「成佛之道」網站 <http://www.a202.idv.tw/> 點選正覺電子報合輯讀取。若有關於本報的問題、建議或投稿請寄至以下的信箱：

電子報投稿及般若信箱提問請寄：awareness@enlighten.org.tw

其他電子報等事務請寄：service@enlighten.org.tw

通訊皈依查詢請寄：endeavor@enlighten.org.tw

三、《正覺電子報》平面刊物免費贈閱，歡迎索取。台灣地區讀者，不便親至正覺講堂索取平面版者，亦可免費訂閱(免附回郵)，本會將按期寄贈。本報網路版為了增進讀者於閱讀時的方便性及舒適性，並且讓版面更加美觀，於 41 期起將原來 HTML 之發行格式改為 PDF 檔案之格式發行，版面樣式將與平面版(紙本)電子報相同，敬請讀者多加留意，並請繼續支持與愛護本刊。

四、本會台灣各地講堂 2007 年上半年禪淨班，於五月同步開設新班，即日起開始接受報名。

禪淨班，係以『無相念佛及無相拜佛方式修習動中定力，實證一心不亂功夫。』並傳授真正的參禪看話頭功夫、解脫道正理、第一義諦佛法以及參禪知見。

各地講堂地址、電話(共修時間方有人接聽)、新班開課時間如下：

**台北講堂**：台北市承德路 3 段 277 號 9 樓—捷運淡水線圓山站旁，  
電話：總機 02-25957295(分機：九樓 10、11；十樓 15、16；五樓 18、19)，  
共修時間：週一至週五晚上 18:00~21:30、週六下午 14:00~17:00。  
傳真：02-25954493。2007/5/3(週四)新開設的禪淨班已經開始上課，  
接受新報名，上課時間是每週四晚上 19:00~21:00。

**新竹講堂**：新竹市南大路 241 號 3 樓，電話：03-5619020，共修

時間：週一、二、五晚上 18:00~21:30 以及週六早上 9:00~11:00。  
2007/5/3(週四)新開設的禪淨班已經開始上課，接受新報名，上課時間是每週四晚上 19:00~21:00。

**台中講堂**：台中市五權西路二段 666 號 13 樓之 4，電話：04-23816090，共修時間：週二、三、四、五、六晚上。2007/5/10(週四)新開設的禪淨班已經開始上課，接受新報名，上課時間是每週四晚上 19:00~21:00。

**台南講堂**：台南市西門路四段 15 號 4 樓，電話：06-2820541，共修時間：週二、三晚上、週六。即將於 2007/5/30(週三)新開設的禪淨班已經開始上課，接受新報名，上課時間是每週三晚上 19:00~21:00。

**高雄講堂**：高雄市中正三路 45 號 5 樓，電話：07-2234248，共修時間：週一、二、五晚上。2007/5/7(週一)新開設的禪淨班已經開始上課，接受新報名，上課時間是每週一晚上 19:00~21:00。

**美國洛杉磯共修處**：位於洛杉磯市東方約 16 英里(20 公里)處華人聚集聖蓋柏谷(San Gabriel Valley)之工業市，地址：15949 Kaplan Ave, City of Industry, CA 91744-3110, USA。電話：(909)989-1081 或(626)454-0607，傳真：(909)944-3328。共修時間：週一晚上 19:00~21:00、週六上午 10:00~下午 17:30。每週六播放台北講堂所錄製講經之 DVD：下午 13:00~15:00 播放《維摩詰所說經》、2007/4/7 起上午 10:00~12:00 播放《勝鬘經》。目前禪淨班，隨時接受插班上課，上課時間是每週六下午 15:30~17:30。

報名表可向本會函索，或於「成佛之道」網站下載：

<http://www.a202.idv.tw/a202-big5/doc/form/>，填妥報名表後，請郵寄本會教學組；若郵寄時間來不及者，可以將報名表直接在初次上課

時面繳該班親教師。

## 五、全省每週二晚上聽經時間——目前 平實導師正在講授《金剛經宗通》：

如來藏為三乘菩提之所依，《金剛經》是專講如來藏本來自性清淨涅槃體性的經典，若能證悟如來藏，即可證得本來自性清淨涅槃而發起實相般若智慧，成為實義菩薩，脫離假名菩薩位。平實導師特以宗通的方式宣講，上上根人於聽經時即可證悟如來藏的所在而進入實相般若智慧境界中，可以確實證解般若系列諸經的密意，遠離意識思惟所知的表相般若凡夫境界；中根人可以藉由聞熏《金剛經宗通》，使參禪方向正確的建立起來，未來必有悟處。歡迎有志禪悟、有心實證菩薩實相智慧者一起來聽講。

本課程不限聽講資格，本會學員憑上課證進入台北講堂、新竹講堂聽講，會外學人請以身分證換證進入聽講（此為配合大樓管理處安全管理規定之要求，敬請諒解）。台灣地區其餘各地講堂每週二晚上，亦有台北講堂所錄製講經之 DVD 播放，都不必出示身分證，歡迎同享法益。《金剛經宗通》講授圓滿後，將接著開講《妙法蓮華經》，敬請留意開講時間。

六、台北講堂將於 2007/7/15(週日)上午 8:30~10:00 舉行菩薩戒布薩，已受菩薩戒之會員，敬請攜帶海青及縵衣參加。（其他地區誦戒時間請逕詢所屬講堂）

七、台北講堂將於 2007/8/11(週六)上午 8:30 舉行大悲懺法會，令會員懺除往昔惡業、清淨身心，恭請親教師上寬下道法師主法。

八、2007年下半年禪一日期為 8/26、9/2、9/16、9/23、9/30、10/7，共六次均為週日。2007/7/2(週一)開始接受學員報名。

九、2007年下半年禪三第一梯次於 10/12(週五)~10/15(週一)舉行，第二梯次於 10/19(週五)~10/22(週一)舉行。2007/7/2(週一)開始接受會員報名，2007/8/14(週二)報名截止，2007/10/4(週四)開始分批寄發禪三錄取通知。

精進禪三，係『以克勤圓悟大師及大慧宗杲之禪風，施設機鋒與小參、公案密意之開示，幫助會員剋期取證，親證不生不滅之真實心——人人本有之如來藏』。每年舉辦兩期，共四梯次；平實導師主持。僅限本會會員參加禪淨班共修期滿，報名審核通過者，方可參加。

十、平實導師著《阿含正義》第六輯，將於七月初由正智出版社出版，售價新台幣二百五十元，請至三民、誠品、博客來、金石堂等網路書局訂購及全省正智出版社書籍流通點（本佈告欄第十八項所列）或各大書局請購。本書的內容，係：

詳解四阿含解脫道的實證原理與實修的觀行方法，並指出末法時代修學阿含道而不能斷三縛結的原因，也為學人的證果而預先建立正知見，可以助您親證滅盡之道，而於內、於外都無恐懼，實證阿含道而不退失聲聞菩提的見道功德。並且明確的指出三果與四果的取證關鍵，也指出八解脫與阿羅漢之間的異同所在。關於因緣觀，也有極為詳盡的說明，細說十因緣觀與十二因緣觀之間不可分割的緊密關聯，使讀者對因緣觀的修習確實可以成就。南傳佛法的修證者，將由此書中獲得千年來已經失傳的阿含道正知正見與觀行的方法，可以在此世中實證初果，乃至親證解脫道的極果。

平實導師講述《優婆塞戒經講記》第六輯，亦已由正智出版社同時出版，售價新台幣二百元，請至三民、誠品、博客來、金石堂等網路書局訂購及全省正智出版社書籍流通點（本佈告欄第十八項所列）或各大書局請購。本書的內容，係：

詳解在家菩薩戒法，細說布施之功德及布施得福之因果原理，詳述自作自受、異作異受、無作無受之第一義真諦，兼述三乘菩提法義與精神之異同；讀此能知福慧雙修之真實義，可以助益大乘學佛者之證道。

十一、正智出版社新錄製的 CD 名為〈超意境〉（第一輯），是以平實導師在各輯公案拈提中寫的偈頌作為歌詞，是超越意識境界的實相境界，以優美的旋律錄製而成；平實導師並且親作一首黃梅調風格的曲子，錄製於其中。本 CD 可供參禪者聆聽欣賞及參究之用，內附彩色精印之說明小冊，請在聆聽時同時閱讀說明小冊，能迅速發起疑情，促進證悟因緣提早成熟，每片售價 280 元。自二〇〇七年起，凡購閱公案拈提系列書籍者，每一冊皆附贈一片〈超意境〉CD。（預告：〈超意境〉第二輯，將於 2008 年出版，平實導師已選取書中偈頌寫成中國童謠風格及吉爾特民謠風格……等曲子，將與他人所寫不同風格的曲子，共同錄製，謹先預告。）

十二、正覺同修會新近出版的結緣書《遠惑趣道》第一輯，已經出版並於各講堂及各地結緣書流通處免費流通，此書乃是本報從創刊號至第十九期之般若信箱回答分類彙整成書，歡迎至各講堂及各地流通處索取。

十三、正智出版社出版之《我的菩提路》已於四月出版，全書三百餘頁，售價新台幣 200 元，請至三民、誠品、博客來、金石堂等網路書局訂購及全省正智出版社書籍流通點或各大書局請購。本書的內容，

係：

凡夫及二乘聖人所不能實證之大乘別教般若菩提，於現今末法之世，非唯極少數人能聞、能證；今摘錄正覺同修會中釋悟圓、釋善藏等，二十餘位親證如來藏之同修所撰寫的見道報告，使當代學人得見證宗門正法絲縷不絕，以利菩薩心性的學人發起求悟般若實相之大信心。這些已經見道的學員們，從大學教授乃至小學畢業者，他們所悟的悉皆相同無謬，法界實相之證悟不因學歷高低、更不因世俗身分地位差異而有不同，更為末法時代求悟般若之學人指出光明的正途。本書中的二十餘篇報告，敘述各種不同的見道因緣與過程，是參禪求悟者必讀之佳作。

十四、大陸地區讀者，欲購買正智出版社書籍者，可洽香港

樂文書店(旺角店)——旺角西洋菜街 52 號 2 樓 (852-23903723)

樂文書店(銅鑼灣店)——銅鑼灣駱克道 506 號 2 樓 (852-28811150)

青年出版社——香港北角渣華道 82 號 2 樓 (852-25657600)

大陸及海外地區讀者，欲函索本會贈閱書籍者，須自行支付回郵資費，其數額及支付之方法，請先與本會確定，來信請寄：

**台北市佛教正覺同修會**

111 台北郵政信箱 73-80 號

Taipei, Taiwan

◎敬告大陸地區讀者：因為大陸 部分地方政府 認為台灣地區佛法是「境外佛法」，常常加蓋「不許進口」字樣而退回本會郵寄給大陸同胞的贈閱書籍，尤以閩南地區最常被大陸廈門海關退回，不知廈門海關現在是否仍然如此，或是已經承認台灣

是境內了？請各自向廈門海關查詢確定後，再由本會另行寄贈。

十五、《正覺電子報》非常歡迎會內、會外人士賜稿，關於投稿之相關須知，請連結至第二期電子報之「徵稿啟事」。

十六、本會專供會員精進禪三使用的會員鄉村教育中心，於 2007 年 4 月開始使用，2007 年開始的禪三都將於本中心舉辦；發心贊助者，請以郵政劃撥方式資助，郵撥帳號為 19072343，戶名為「台北市佛教正覺同修會」。

十七、本會發行之結緣書，雖然花費極鉅，但可利益極多學佛人。佛說「諸施之中，法施為上」，歡迎佛子四眾護持，廣種此一法施無上福田。本會之郵政劃撥帳號為 19072343，戶名為「台北市佛教正覺同修會」，劃撥時請註明「助印結緣書」。

十八、正智出版社所出版之書籍，為方便及利益更多佛子，增設下列各大書局之流通點，讀者可就近到各流通處請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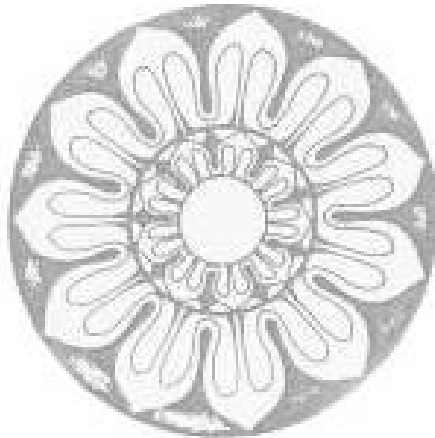
### 正智出版社書籍流通點如下：

佛化人生佛教圖書文物中心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325 號 6 樓 4	02-2363-2489
士林圖書佛教文物流通處	台北市士林區大東路 86 號	02-2881-9587
書田文化書局（大安店）	台北市大安路一段 245 號	02-2707-4900
書田文化書局（石牌店）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 86 號	02-2822-4316
書田文化書局（寧安店）	台北市南京東路 4 段 137 號 B1	02-8712-0601
致用書局	台北市民權西路 40 號	02-2521-7323
八八書局	台北市北安路 524 號	02-2532-0667
永益書店	台北市木柵路一段 57-8 號	02-2236-9553



金玉堂書局	台北縣三重市三和路 4 段 16 號	02-2981-1665
來電書局 (新莊店)	台北縣新莊市中正路 261 號	02-2990-3130
甫林書坊 (新泰店)	台北縣新莊市新泰路 58 號	02-2993-1643
甫林書坊 (幸福店)	台北縣新莊市幸福路 733 號	02-8991-1488
春大地書店	台北縣蘆洲市中正路 117 號	02-2281-9327
金典文化廣場 (桃園店)	桃園縣桃園市復興路 421 號	03-333-1280
巧巧屋書局	桃園縣蘆竹市南崁路 263 號	03-322-8935
金玉堂文具批發廣場	桃園縣中壢市中美路 2 段 82 號	03-426-5805
御書堂文具圖書 4803901	桃園縣龍潭鄉中正路 123 號	03-409-2965
來電書局 (大溪店)	桃園縣大溪鎮慈湖路 30 號	03-387-8725
聯成書局	新竹市中正路 360 號	03-534-0008
古今集成	新竹市中正路 16 號	03-521-8272
博覽家書局	新竹市復興路 73 號	03-522-6789
大學書局	新竹市建功路 10 號	03-573-5661
金典文化廣場 (竹北店)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西路 47 號	03-552-0082
展書堂 (竹東店)	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 3 段 36 號	03-595-9333
展書堂 (頭份店)	苗栗縣頭份鎮和平路 79 號	037-681038
展書堂 (竹南店)	苗栗縣竹南市民權街 49-2 號	037-476299
建國書局	苗栗縣苗栗市中山路 566 號	037-321277
萬花筒文具批發廣場	苗栗縣苗栗市府東路 73 號	037-358251
興大書齋	台中市南區國光路 250 號	04-2287-0401
佛教詠春書局	台中市南屯區永春東路 884 號	04-2384-6662
仁和書局	台中縣神岡鄉神岡路 66 號	04-2562-1843

建國書局	台中縣清水鎮光華路 156 號	04-2623-2235
寶蓮佛教流通處	彰化縣員林鎮大勇街 25 號	04-834-7468
心泉佛教流通處	彰化市南瑤路 286 號	04-725-1368
星夜菩提佛教流通處	彰化縣溪湖鎮大溪路 2 段 370 巷 19 號	04-885-9718
彰化佛教流通處	彰化市中正路 1 段 93 號	04-722-5502
宏昌書局	台南市北門路 1 段 136 號	06-228-2611
禪韻館	台南市北門路 1 段 308-1 號	06-228-8032
吉祥宗教文物	台南市公園路 595-26 號	06-251-2109
博大書局	台南縣新營市三民 12-8 號	06-632-6865
裕源書局	台南縣鹽水鎮中正路 39 號	06-652-1129
上林書苑	台南縣官田鄉隆田村中山路 1 段 92 號	06-579-1342
豐榮文化商場	台南縣新市鄉仁愛街 286-1 號	06-501-4415
東普佛教文物流通處	台東市博愛路 282 號	089-351-619
香港-樂文書店 (旺角店)	旺角西洋菜街 52 號 2 樓	852-2390-3723
香港-樂文書店 (銅鑼灣店)	銅鑼灣駱克道 506 號 2 樓	852-2881-1150





## 正覺祖師堂參訪途徑

本會桃園大溪禪三道場（正覺祖師堂）已安座啓用，每年四月及十月各舉辦二梯次精進禪三共修，並兼作本會出家眾掛單常住之處所。除另行公告之日期以外，於每月雙週六及週日 9:00～17:00 開放會內、外人士參訪，當日提供午齋結緣。其他開放日期為春節初一到初七及浴佛節期間。每年四月及十月的第二週，為本會例行禪三共修期間，謝絕參訪。歡迎十方學人於前述開放日期蒞臨本會禪三道場參訪，建議您自行安排大溪、鶯歌一日遊，邀請親朋好友順道來此禮佛，與本會正法結緣。亦歡迎教內之共修團體或道場，申請其餘時間作團體參訪，務請事先提出諮商申請，以便安排常住菩薩接引導覽，亦免妨礙常住菩薩之作息及共修。若是修持藏密的所謂出家眾，沒有持守顯教的清淨戒或已修過雙身法，或尚未捨棄藏密三昧耶戒，未於佛前公開懺悔者，切勿前來參訪或提出申請。本會為大乘清淨道場，對修持外

道法的藏密假名出家眾恕不接待。

本會禪三道場位於桃園縣大溪鎮，座落於清靜山谷中，鄰近的交通要道為 3 號省道。如果您開車由南部北上者，可從國道 3 號 (梅花 3 標誌) 大溪交流道下高速公路，左轉後是大溪前往台北的縱貫省道，轉入省道後請沿著外側車道往大溪的省 3 號 道路標誌往台北方向走，沿路會有長方形「往台北→」黃色標誌；遇到橫向的介壽路丁字路口時，右轉繼續往大溪、台北方向走，是下坡山路；不論省 3 號路 如何彎曲，循著標誌繼續往台北、三峽方向走，路名最後換成康莊路，改走內車道，左轉進入很長的武嶺橋，過橋後走內側車道，來到牌樓時左轉入最左邊的信義路 (勿進入牌樓下的大溪老街)，順著路標繼續往前走，仍然在省 3 號公路 上，往台北方向走，一公里後改走外側車道，到達34 公里標誌處駛入路肩：您會看到左邊有慈恩幼稚園、妙法寺，請向右方迴轉駛入下坡的小路，大約 1500 公尺就抵達本會禪三道場。禪三道場的電話為 03-3886110。

由台北前往者，請走國道 3 號南下，過土城後三公里改走外側車道，過鶯歌交流道後一百公尺，從三峽交流道迴轉下來就是復興路，直走連續十一個紅綠燈、閃黃燈後，會看到三角形的圓環，請右轉進入省道 3 號，往大溪 (向南) 前進，出了市區以後您將會看到左邊有天主教公墓；再繼續走一段時間會看到右邊有印心寺招牌，請走內側車道減速而行，再前進三百公尺，右方有妙法寺，左轉駛入對面下坡小路，大約 1500 公尺就到達了。

本會預計從六月的第四個禮拜六開放參訪，即今年度（96年）之開放日為 6/23、6/24、7/14、7/15、7/28、7/29、8/11、8/12、8/25、8/26、9/8、9/9、9/22、9/23、10/27、10/28、11/10、11/11、11/24、11/25、12/8、12/9、12/22、12/23。未開放時間請勿前來參訪。



## 請大家發心救護佛弟子

佛說一切粗細意識皆意、法為緣生，說意識覺知心是有生有滅的無常法，而常見外道卻堅持意識覺知心是「常而不壞」的心，所以被稱為常見外道。那些極力誣謗 平實導師是外道的大法師們，卻都是以常見外道的離念靈知意識心，作為他們開悟證道的內容，與常見外道完全相同。他們被 平實導師判為常見外道以後，至今仍然無法證明他們的離念靈知不是常見外道的意識心，請問：誰才是真正的外道？

但 平實導師不但破斥那些以外道法作為開悟證道內容的人，而且以 佛所說的第八識如來藏作為開悟證道的內容，並且教人親證如來藏，也確實有許多人因此而證得如來藏。依此事實來判斷，誰才是真正的外道？就很清楚了！請大家索取 平實導師的書，詳細的比對經典，給予最嚴格的檢查；並將誹謗 平實導師者所寫的書，也取來加以檢查，您就會很清楚的知道：誰才是真正的外道？

佛說：外於真心如來藏而求佛法的人，就是心外求法的人，就是外道。外於真心而求佛法的佛門外道，卻振振有辭的誣謗弘揚 佛如來藏真心的 平實導師是外道，無非是想抵制佛所說的究竟了義的如來藏真心，想讓大家都無法知道 佛的如來藏勝義，消滅大家證道的機會。至於誣謗 平實導師是外道，則是他們設計的障眼法，讓不知內情的人，在尚未閱讀 平

實導師諸書法義以前，先相信 平實導師真的是外道；有了先入為主的觀念以後，就不肯再閱讀 平實導師的正法書籍，就會被那些佛門中的常見外道永遠瞞騙。其實他們誣謗 平實導師的目的，是想讓大家都失去親證如來藏的機會、失去證道的機會。

《華嚴經》中說：**證得阿賴耶識者就是親證本覺智的人**。佛又在大乘經中說：**親證阿賴耶識者名為聖人**。佛又說**阿賴耶識心體就是如來藏**。佛又說：意識（有念靈知、離念靈知）是藉意根與法塵為緣，才能從如來藏中出生。證得生滅法意識的大師與常見外道完全相同，他們自稱是證悟的賢聖；但證得更高層次、能生意識心的如來藏者，卻反而被他們貶成外道，這個道理，有智慧的人都不會認同的。現在那些沒有證得如來藏而落在常見外道意識境界的凡夫大法師們，為了名聞或利養，卻顛倒事實而誣謗親證如來藏的賢聖是外道，卻顛倒法義大是大非，誣謗賢聖並公然否定如來藏勝法，那是捨壽後一定會下墮無間地獄的極重罪，大家都應該把這道理說給佛弟子們知道，救救廣大的佛弟子，以免他們跟隨大師們轉述錯誤的說法而誤犯無間地獄罪。請大家把這張救護眾生的文字，廣貼在佛弟子看得到的地方，救救廣大的佛弟子！





# 正覺電子報

發行：台北市佛教正覺同修會

編輯：台北市佛教正覺同修會編譯組

地址：103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77 號 9 樓

書香園地：<http://books.enlighten.org.tw>

成佛之道：<http://www.a202.idv.tw/>

訂閱：<https://www.enlighten.org.tw/epaper>

電子信箱：[awareness@enlighten.org.tw](mailto:awareness@enlighten.org.tw)

電話：台北講堂 (02)25957295（總機）

新竹講堂 (03)5619020

台中講堂 (04)23816090

台南講堂 (06)2820541

高雄講堂 (07)2234248

美國洛杉磯共修處 (909)595-5222

◎免費贈閱，有著作權，非經本會

或作者同意，不得轉載或刊印◎

2007年7月2日網路電子版出刊

初版五〇〇〇冊





解脫道的四個果位：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和阿羅漢，係以斷我見為基礎，進一步斷除思惑。

佛菩提道則係以明心為基礎，由於福慧的圓滿，最後證得究竟佛果。目前的佛教界，錯解佛法的情形非常普遍，平實導師以這種智的度量，領導正覺同修會誦義菩薩僧團，介紹佛法二主要道：解脫道與佛菩提道，讓佛教的法義與道次第清楚的呈現在世人面前，在當今佛教界中，極為稀有難得。

正覺電子報亦復如是，闡述佛法正義與修證經驗，普願有緣的讀者均能深入甚深法義，自渡渡他，終能圓滿究竟的佛果。